

14

長篇技擊小說



# 玉龍岡

朱貞木著

第二集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34 6951B

朱貞木著

長篇技  
擊小說  
玉

龍

岡  
第二集

上海民生書店印行

長篇技擊小說

玉龍岡

第二集目錄

- 
- 第六章 小洪相公的蹤跡……………一
- 第七章 戰爭的序幕……………二二
- 第八章 血戰……………三九
- 第九章 凱旋後的雀選……………五二
- 第十章 李紫霄與小虎兒……………六六

長篇技  
學小說

玉龍

岡 第二集

朱貞木著

## 第六章 小洪相公的蹤跡

這裏熊經略細問以後情形，於是混天猴接說道：「那時俺們在屏風後面一面張望，一面側着耳朵細聽，只見魏忠賢大模大樣坐在上面，讓幾個紅袍沙帽的官兒拜罷起來，才問了一句：「有何要緊事，深夜前來，快說？」一個穿紅袍胸繡獬豸的官兒，走進一步，垂手稟道：「剛才得報天牢內逃走了熊廷弼，慌飛調禁軍到獄兜查，果然不見熊某蹤影，看守的兵卒東倒西歪，睡了一地。熊某住的一間屋內，還擺着酒壺酒罈和肴果等物，草床上被窩內塞着一副完整無缺的頭號鍊銬，床前桌上還留着一張字條。」那官兒說到此地，魏忠賢已臉色大變，條的直立起來，雙手亂搓，連嚷：「怎了，怎了，逃了大虫，老夫難以安枕了！你且說他字條上寫的甚麼話？」那官兒慌一彎身，從靴頁內抽出一張紙來，雙手送了上去道：「這字條特地帶來，請恩相過目！」魏忠賢看了字條，一聲不響。俺們離得遠，當然看不出字條內寫的字，但只見魏忠賢一手拿着紙條，瑟瑟直抖，連那張紙颯颯作響！」

「熊經略笑道：『我知老奸看到那張字條，定要嚇得一身冷汗的！其實我只寫了「臣罪當誅，然非奸臣矯旨可得而誅。臣何惜死，願爲國誅奸而後死」，這幾個字。但以後又怎樣呢？』」混天猴接着說道：「可笑魏忠賢被熊經略幾個字嚇得混身發抖，半晌，才顫聲說道：『明天就要動刑，只差了一夜，竟被他逃走，你們疏忽之咎，還有何說！』」那幾個官兒，立時都跪在奸相面前，通通叩了無數響頭。那說話的官兒，乍着胆，又稟道：「卑職們察勘牢中情形，似乎熊某脫逃不久，已經飛調四城兵馬努力兜拏。諒他孤身一人，難以遠颺，定可緝獲。但不知熊某前幾天好好的安身獄中，何以不早不晚，在今晚突然脫逃，定是有人露了風聲！卑職們奉職無狀，辜負深恩，實該萬死！已把天牢獄官帶在簾外，跪聽處分，乞恩相重重治罪！」

「魏忠賢一聽這些話，同搖尾乞憐的醜態，恨得咬牙躁腳道：『你們這般該死的東西，此刻還在我面前講這些不要緊的話！你們也不想熊某這個人，渾同吃人的大蟲一般，好容易把他制住，不想他竟有能耐會逃出俺們掌握，這一逃他還不把俺恨死！看他這幾句話，早晚要同俺拚命，照他的一身本領，俺手下確沒有抵得住他的，說不定此刻已來到此地哩！再說這樣的重犯，輕輕被他脫逃，你們又是俺一手撈拔的人，如果拿不回來，明天如何覆旨？雖說這道聖旨是俺們做的手腳，但假戲真做，這道聖旨已於今晚下到兵部，一到明天日出，還要傳首九邊。現在已是丑正，一會兒就

要天明，你們想，這事如何了局？那時俺們二人聽得這樣消息，高興得幾乎忘其所以！忽見魏忠賢把幾個官兒狗血噴頭罵了一陣以後，立時傳進許多雄糾糾的衛士，叫他們輪流保護相府。接着又是一般謀士進府。一霎時內外鬧哄哄人來人往，燈光耀目。這一來，俺們二人倒急得無法可施，廳內人又多，難免藏身不住，便是想逃出奸邸，也非易事！俺們私下商量好，萬一敗露，擒賊擒王，先制住奸相再說別的！」

熊經略聽到此處，點頭道：「那時兩位處境確是危險煞人，萬一不免，俺事前並未知道，想救也無從救起，叫俺如何過得去？不知以後又怎樣出險呢？」混天猴道：「靠經略的洪福，在俺們焦急當口，恰好奸邸內院起了滔天風波。」熊經略笑道：「這一講，我明白了。這是我殺死人的事發，有人報與奸相，奸相一聽蓬蓬消息，當然連驚帶急，率領着百官衛士，一窩蜂到後院察看。廳內沒有人，兩位自然容容易易的出來了。」混天猴、袁鷹兒齊聲說道：「果然如此。但經略說殺人的事，俺們却不懂，那時俺們匆匆逃出奸邸，並未留神邸內何事驚擾。」熊經略笑了一笑，便把經過的事向他們說明。混天猴拍手道：「痛快之至！照這樣說來，經略同俺們離開奸邸，只差了前後一些時候，而且還是經略先到寺來，真也算奇遇了！現在我們既然幸遇經略，又喜經略自己脫離奸臣惡計，俺們這趟，總算沒有丟臉！事不宜遲，俺們候到天明，便侍奉經略到河南去，那邊非但有俺們

久仰經略的一般弟兄，還有經略的部下，只要經略一個號令，俺們可以聚集許多人馬，聽候經略指揮，俺們二人情願執鞭隨轡，終身伺候，務求經略俯允才好！

熊經略大笑道：「熊某已算兩世的人，功名之念既然視如浮雲，便是報國之志，也只好讓世間血氣男子去做的了！國家有福，自然有比熊某強勝萬倍的人物出來担當。如果國家氣數已盡，便是有萬把個熊某，也挽不過天命來！俺在天牢內本已作出世之想，到了奸邸沒有結果奸相，愈發覺悟冥冥中自有數在！難得兩位高情厚誼，俺心中實在感激不過，要俺再奮發有爲，亦難如命；話雖如此，在熊某作此等想則可，在兩位和兩位的同道，俺却希望盡人事而聽天命，做一分是一分，即使沒有力量保全國家，也須盡力保護一方百姓，最要緊的奉勸兩位，不要以綠林爲安身立命之所，這是俺一片愚忱。將來俺浪跡江湖，也許走到貴地奉訪，拜謝今晚的盛德，這事務請兩位原諒苦衷才好！」這一片話，把兩人一番高興，兜頭澆個乾淨，弄得兩人半晌說不出話來。互相廝看了半天，還是袁鷹兒來得機伶，立時掉轉口風道：「既然如此，俺們怎敢相強，不過經略一時尙無安身之所，不如先到河南遊一遊嵩山小寨，略消胸中骯髒之氣，何妨暫時同俺們屈駕一趟呢？」這幾句非常說得委婉，熊經略想了一想，一時不好十分推却，便也應允下來，不過聲明：「尙有一老友，等候左近，而且預約在先，不能不先同那位老友到揚州一遊，到了揚州以後，決計轉道河南，奉訪貴寨

。丈夫一言爲定，請兩位先行一步好了。當下三人商量妥當。

這時樓外已現曉色，寺外一片叢林，霧氣濛濛，隱約可辨，熊經略一看林梢曉霧，猛的想起一樁事來，慌同兩人道：「兩位帶的假面具巧妙絕倫，素向未見，未知俺也可以用得嗎？」混天猴拍手道：「幸而經略這一問，把俺提醒。經略遨遊天下，正用得着這件東西！這是俺袁兄平生的絕技，俺們帶的面具不足爲奇，無非遮掩一時罷了，白天在街上走，到底有點破綻。他另外有一種巧妙奇藥，真有脫胎換形之妙，非但皮膚變色，連五官都能改樣，不過只可變醜不能變俊罷了！」熊經略笑道：「這樣大妙，醜俊沒有關係，俺還希望越醜越好哩！這事便請袁兄費神罷！」袁鷹兒道：「經略要改換面貌，只是又要耽擱一天了。因爲俺的換形丹擦在面上，要兩個時辰才能藥性發作，藥性一發作，面部起了變動，雖然沒有多大痛楚，却有許多不慣的地方，必定要經過一夜功夫，才能同平常人一般。以後無論如何擦洗不掉，要用俺的解藥，方能恢復本來面目。因此俺們不常用它，只用假面具應急。經略如願意換形，只好再勾留一天。熊經略道：「此地還僻靜，又在奸相府邸附近，他們決不疑我在此存宿，我們在此多留一天，諒也無妨。俺改了形容，不論何時，咱們都可大搖大擺的出去，準定請兩位多留一天。事不宜遲，便請袁兄施藥罷。」

袁鷹兒便從貼身掏出兩個很小的藥瓶來，瓶上都標籤條。先把一瓶內紫紅色藥粉挑出一些來，



在掌心用水一調和，替熊經略連頸帶項敷了一面。待了一忽兒，再把第二瓶內黑色藥粉倒出一些來，也用水和着敷在面上。說也奇怪，熊經略一經擦上這些藥，不到兩個時辰，頓覺面如火熱，難受了一夜。到了天已大亮，兩人細看熊經略面上時，只見他面色大變，變成一張黑裏翻紫的面孔。再待了幾個時辰，熊經略覺得面上奇癢，皮膚條張條弛，鬚髯百脈牽動，滿臉有無數細虫鑽在皮膚裏面一般。想尋一面鏡子，苦於並無此物！袁鷹兒從旁說道：「一忽兒便可沒事。」熊經略沒法，恰好覺得面上一陣牽動以後，已漸漸平復下去。又半晌，混天猴、袁鷹兒齊聲道：「真真妙藥，倘使有人到此，誰能認得是經略呢？」

「熊經略正想細問，忽聽樓梯響動，那老道左手提着酒壺，右手托着香盤，走了進來，一見熊經略，嚇得連連望後倒躲，顫抖抖的問道：「這位是誰？那一位恩爺又上那兒去了呢？」三人大笑。袁鷹兒拍手道：「你倒起得早，連酒肴都整治好了，既然如此，我們只好生受你的了！」說罷，替他接過酒肴，擺在桌上，放好杯箸，便招呼熊經略、混天猴一同坐下，喝起酒來。那老道楞在一旁，似乎想說又不敢說。熊經略笑道：「你忙了一早晨，也來喝一杯罷。」

老道看到這奇怪面孔而又陌生的人，正在驚疑不止，猛聽得讓他喝酒，顫巍巍的說道：「你老請用！不過那位恩爺怎的不見？諸位怎的不待他同吃呢？」袁鷹兒大笑，朝熊經略一使眼色，呵呵

笑道：「你問的那位客官，不等天亮早已動身了，此刻怕不福走了幾十里路哩。」老道信以為真，露着滿面失望的神氣，低着頭一聲不響走向樓梯。袁鷹兒明白他記望着昨夜熊經略允許犒賞他的一着，不禁笑道：「你回來，俺有話哩。」老道無奈，又捱近前來。袁鷹兒笑道：「那位客官走的時候，有一塊銀子交給我，說是待俺們走時再給你，此刻我特地對你說明一聲，你可放心了！」老道一聽有銀子留着給他，立時從滿面縱橫的縐紋內，露出一絲絲的笑容來，慌向三人千謝萬謝，說個不了。熊經略大笑，正想伸手掏銀，猛覺得腰中所有，業已掏盡，不禁一楞，忽聽得桌上鐺的一聲，混天猴已掏出二兩重的整塊銀子，丟在桌角，指着老道笑道：「你拿去，這便是那位客官留給你的。」老道心花大放，伸出鷄爪似的手，把銀一撈在手中，連後腦杓都要笑出來，不知說甚麼才好。

『謝了一陣，正要回身。熊經略又喊道：「你且回來。」老道吃驚，以為到手的銀子不穩，走過來呆在一邊。熊經略問道：「這許多酒肴，當然是你清早出去買回來的，不知今早市上有甚麼希奇的故事沒有？說來我們聽聽，好讓俺們多喝一杯。」老道一聽這話，似乎精神大振，指手畫腳的說道：「說也真巧，早日老朽沒有甚麼可買的，一年到頭，也難得出去幾趟。偏偏今天一早出去，便讓小道聽得一樁天大的新聞，小道上得樓來，本來要告訴各位施主的。施主們一給銀子，小老道

樂糊塗了，偏把這事忘了，。施主這一問，恰好又提醒小老道了。」

『熊經略慌問道：「說了半天，究竟甚事呢？」老道說道：「俺一早起來出寺，到了市上，正逢着一羣高頭大馬，旗幟喝道，火雜雜的兵仗擺了半里長，看的人像湧潮一般，把俺擠在一家店舖的門角內，幾乎氣都透不過來！想伸長脖子看個仔細，只見一簇簇的人頭，看不清是甚麼事，向旁人一問，才知今天兵部大人奉欽命辦紅差，殺的還是赫赫有名的熊大將軍哩！小道一聽，嚇得魂靈直冒，急急忙忙買了應用東西，趕回寺來，此刻心頭還卜登卜登直跳哩！」混天猴，袁鷹兒一聽老道的話，滿臉驚疑的神氣，向熊經略面上直瞧。

『熊經略明白他們意思，一揮手，叫老道下樓，笑向二人道：「好臣不知鬧甚麼把戲，弄個極的替死鬼，遮瞞一時。今晚俺倒要出去探個明白，」混天猴道：「俺們正疑惑經略既已出來，那有第二個熊經略讓他們開紅差哩？現在經略一說，準是那套移花接木的詭計了。今晚經略且不要出去，這點差事讓給俺們二人去罷。」熊經略含笑點頭。這天三人便在寺內談談，並不出門。到了晚上，混天猴，袁鷹兒又帶上面具，別了熊經略，出寺探聽去了。

『兩人一走，熊經略覺得面上已無動靜，奔到樓下老道房內，好容易尋着了一面鏡子，在燈光下一照，連自己也吃了一驚。祇見鏡內全非自己真面目，鼻拗嘴裂，兩個捺天鼻孔，一雙歪斜怪眼

，滿頰疤痕，襯着一張灰紫色的面孔，真同活鬼一般！看了半晌，推鏡哈哈一聲狂笑，索興除了頭上綢巾，拆散長髮，向老道索取一柄剪子，一陣亂剪，把長髮都截下來，再用手一揉頭上短髮，立時變成一顆鷄巢似的毛頭，愈發增加了幾分怪相！又把自己一件寬袖長袍卸脫，硬向老道對換了一下，把老道百年不離的一件七穿八洞，泥垢道袍，綳在身上。脚上也換了草履。却把那個硃漆葫蘆，和寶劍繫在貼身腰上。這一改裝，把旁邊老道看呆了，熊經略一聲不響，大踏步直向寺外走去。一抬頭，只見星月無光，沉沉夜色，穿出叢林，一聳身，便跳上人家屋上，檢着僻靜街道，直向老朽寓所奔來。』以上許多情節，便是高公且對沈廷揚，徐潔人講的熊經略奇奇怪怪的蹤跡，真是聞所未聞。

當下又問高老頭兒道：『當時熊經略既到老丈寓所，當然一同回到揚州了？』高老頭兒笑道：『不是的，那晚熊經略到了老朽寓所，便說混天猴，袁鷹兒邀赴河南的事，老朽略一思索，勸他先同袁鷹兒等到河南看一看情形，如情形不對，再到揚州不遲。那時老朽意思，另有一番存心，總覺得像熊經略這樣驚天動地的人物，真個長此埋沒，實在替國家可惜，也許在河南綠林道中，另創一番事業。其實熊經略那時也未嘗沒有此心，所以聽了老朽勸告，便同袁鷹兒等到河南去了。從那晚一別，過了好幾年，不見他的踪跡。老朽還非常担心他，到河南凶吉如何，又不好向人打聽。直到

今年春天，他居然到瓊花觀來踐昔日之約了。老朽問他別後情形，他說，京城寓所別後，他依然回到皇覺寺，混天猴，袁鷹兒也陸續回來。兩人已從奸邸偵得兵部辦的紅差，果然不出熊經路所料，奸臣手下在死牢內揀着一個相貌相似的人，做了替死鬼，還鑰凶揚厲的傳首九邊哩！

『那時熊經路在第二天，便跟兩人到了河南。不多幾天，便被他覲出混天猴，袁鷹兒以及兩人的同黨，所作所爲，都是草寇行徑，雖有幾個舊部下，也是一邱之貉，無非想利用熊經路，做個招牌罷了！熊經路豈肯落他們圈套？兩三天以後，便悄然遠避，走得不知去向，可是他這趟河南，却也沒有虛行。原來他寄身草寇的當口，無意中逢到與自己很有淵源的女英雄，而且收了一個資質絕好的徒弟，年紀很小，一言投契，他居然帶着這位唯一無二的高足，隱身嚴密，像神龍一般見首不見尾了！據說這個高足，不是別人，便是混天猴的內弟。到了現在，他棲隱之處，不止這一個徒弟，又在各處收了幾個。恐怕他這幾個門徒，現在已有了不得的本領了，他也誨人不倦，樂此不疲。對於國家興亡，渾同隔世，早已灰心到極點！他今天酒後，被老朽一挑逗，舞了一場驚人的雙劍，便是他偶然洩露的故態了！』

徐潔人道：『原來他還收了不少徒弟，晚生再三求他收入門下，一味峻却，想是晚生不堪造就，不屑教誨了！』高老頭笑了一笑道：『這却不然，此中自有緣分，並非資質好便能收作徒弟的。』

『沈廷揚也問道：『他獨來獨往，倏東倏西，究竟棲隱之所在於何處，老丈想必知道的？』高老頭兒歎了口氣道：『說也慚愧，老朽承蒙他拂眼相看，引爲至友，可是問到他高隱所在，他便說上不在天下不在地兩句話回答，終於不肯說出實在地名來！還有一樁要事，囑咐兩位：今天咱們一見如故，老朽又藏不下事的，一高興，把他以往實情向兩位說了出來。可是兩位千萬守口一點，這倒不是玩的。再說以後兩位碰見了他，依然稱他魯顯先生好了，千萬不要露出熊經略的字樣來，切記，切記！』兩人慌忙唯唯答應。這時沈，徐兩人聞未所聞，一面聽，一面喝酒，已是既飽且醉，主客盡興，便起身告辭。高老頭兒把那條六合槍依然交與徐潔人，親自送到門外，堅訂後會。

兩人將轉身，高老頭兒猛又記起一事，慌止住二人，笑道：『老朽多了一點歲數，記性便這般不濟，幾乎把一樁要事忘記！』兩人轉身，慌問道：『老丈有何事賜教？』高老頭兒笑了一笑，長髯一拂，向沈廷揚道：『沈兄何時回尊府？』沈廷揚道：『晚生尙未定日，大約尙有一二日就攔。』高老頭兒昂頭想了一忽兒，然後笑道：『尊府左近現在有一個了不得的人物，正在落魄窮途，進退失據。沈兄有孟嘗雅號，不可不交接此人，望你留意！』沈廷揚吃了一驚，暗想通州一點地方，有何了不得的人物，自己住宅左右，無非船戶糧幫，再不就是商鋪買賣，有何出色人物？慌問道：『晚生年輕識淺，實未見敝處有此人物，尙乞老丈賜示姓名，以便回去訪求。』高老頭兒大笑道：

『好，好，此人並非此地人氏，却從千里之外到來，足下回去，便見分曉。』說罷，便拱手作別，沈，徐二人都懷着滿腹狐疑，又不便再問，只好掛別下山。兩人回到徐潔人家中，已是三更時分，徐潔人掃榻款賓，在書房內又同沈廷揚談論一會高老頭兒的豪邁，魯顛的怪僻，韻娘，鶯娘的剛健婀娜，一會又談到門前石鼓搬家，這幾天所遇的事，兩人同而不同，却都猜不透到底怎麼一回事？徐潔人肚裏還格外多一樁事，其實沈廷揚也犯同一毛病，不過彼此難以出口罷了！一晚過去。

第二天沈廷揚剛起床，徐家管家引着一人直闖進書房來，廷揚一看，是自己當舖的夥計，慌問何事？夥計道：『昨夜半夜裏，南通派人趕來迎接東家回去，說是崇明幾家漁戶，這幾天集了二三十號漁船，到海外捉魚。頭一天便發了大利市，捉了幾條大鯊魚和鱈魚，第二天晚晌，業已隻隻裝滿了海魚，正待點齊船隻，滿載而歸。不料海裏起了大霧，幸而沒有風，只可結在一起，等霧散再挂帆行駛。那知就在這擋口，一聲砲響，從迷漫大霧中，衝來幾十只艤龐大船，挂着海盜的雜色旗幟，排着蜂洞似的槍砲口，衆漁戶一看情形不對。本來漁船上也備有鳥槍土砲，偏因這幾天海面尚平靖，海盜很少發現，因此警備略爲疎懈。偏又起了大霧，等到看清來的是大幫海盜的船隻，而且已經逼近面前。只見盜船上一隻隻舢板，紛紛弔下，舢板上螞蟻似的海盜，一個個舉着雪亮的短刀長矛，一聲呼嘯，箭也似的向四面包圍攔來。漁船上的漁戶，來不及裝藥開槍，只可拔出隨身帶的

短銃，以及刀劍之類，拚命抵敵。無奈衆寡不敵，又是突如其來，不知虛實，不到一個時辰，滿滿裝着海魚的二三十號船隻，只逃出了兩三隻最快的小船，其餘都被海盜擄掠過去。死的、傷的都被海盜擲入海中，活的都綁上盜船，想也難以活命！

『逃回漁戶，一到崇明，立時一面鳴鑼，一面派急足趕到通州來請東家作主。據逃回的漁戶說，這次海盜突然來到崇明近海，必定不懷好意！他們親眼看到海盜包圍漁船時，當頭幾個凶惡盜魁，大聲問：「你們是崇明姓沈的子孫嗎！沈大眼是你們何人？快快通名上來！如果不是崇明人，或者不是姓沈，還可商量。俺們來報前仇，誓必踏平崇明，殺盡沈姓才能罷手！」這一呼喝，偏逢着崇明漁戶激烈異常，沒有一個人推說不是崇明人的，不是姓沈也願姓沈，一聲不響，咬定牙關，便同他們拚上了！看情形海盜也許上岸來尋事。崇明駐紮着的幾個老弱官兵，早已聞聲嚇得躲在一邊，非請東家回去不可！通州得到這樣消息，又立刻派人到太倉當鋪來通知，昨夜到天亮，已派來兩撥人了。今天俺出當門時，又有一隻快船來見東家的。俺不敢怠慢，騎匹快馬趕來。」這夥計一口氣說完。沈廷揚着實吃了一驚，慌說：「你先回去，俺就動身。」夥計退出。

沈廷揚匆匆一陣盥洗，正想令人知會潔人，他已聞信趕到書房。沈廷揚剛待說明，徐潔人已接口道：「俺已明白，這般海盜，定是從前先父整頓糧幫、漁幫，驅逐出幫的惡徒。這幾年，飄流海



面，劫掠爲生。內地犯法亡命之徒，也投入他們。所以這幾年，人數越聚越多。以爲勢力雄厚，來報前仇，或者乘機想探聽崇明虛實，下手劫掠，也未可知，這事非同小可，關係崇明九千戶人家性命，我不敢再留你！可是你獨身回去，尊府雖有許多糧幫漁戶，平日很少操練。你一人獨木難支，也指揮不過來！依我想，你應該多邀幾個幫手才好！」沈廷揚連連蹀脚道：「我也正在焦急，如果召集許多人是容易，不過只是烏合之衆，槍械不全，怎能當得大敵？但是要請幫手，眼前祇有你一人。可是你是個世家公子，一家香烟所關，俺怎敢叫你涉險！其餘只有崇明、通州幾個父輩，和俺糧幫裏面的幾個小幫頭，本領同俺們差不多，也算不得好幫手。另外要請也請不出來了！」徐潔人昂着頭想了半天，才說道：「入倒是有，只是請得到請不到，沒有把握！」沈廷揚急得面孔通紅，向潔人連連作揖道：「我方寸已亂，倘然有高人可請，務懇我兄顧念崇明一方人民，替我想個法子，我先替做處人民拜求！」，說罷，真個要行下大禮去。

徐潔人慌一手拉住，大笑道：「你我怎的如此客氣起來！見義勇爲是我輩分內事，何況鄰邑有難，披髮纓冠而往救之，是古人明訓！只是我想請的高人，不是別個，便是昨晚我們同在一起的高氏父女。」沈廷揚一聽他提到高氏父女，立時喜上眉梢，慌揀着說道：「真該死，我怎的想不起來？但是我已無法停留，非立時趕回崇明不可！此事只有拜託你極力勸駕，倘蒙高老丈俯允，好比崇

明築了一道萬里長城！俺想此老豪氣凌雲，或以一方人民性命，諒可賞面，事不宜遲，便請你前往代爲哀求，如果高老丈肯來，便請先通一消息，俺可親自迎接。如果碰着魯顯先生，也請見機行事。能够一道請來，非但保守崇明有餘，還可出擊海面的海盜呢！時已不早，俺就此辭別，在崇明時候好音便了。」說罷，便欲起身。徐潔人慌攔住道：「少待，俺叫人替你在驢上備好鞍子，俺也就此到文筆峯去。」說罷自去，一忽兒，更衣出來，同沈廷揚攜手出門，門外早已備好兩匹健驢，沈廷揚跨上自己騎來那匹黑驢，兩人一拱手，各自舉鞭分道而馳。

且不說徐潔人的事，沈廷揚如飛的回到當舖，南通州家裏差來的人，又有幾批在當舖內坐候。一見沈廷揚來，好似天上掉下寶貝，紛紛報告消息緊張，快快請回。沈廷揚顧不得細問，立時從水道坐着來迎的快艇飛回通州。一到通州，按照沈大眼傳下的幫規，召集各幫首領，說明抵抗海盜救護崇明的意思。好在幫裏最重義氣，裏邊崇明人也不少，何況通州、崇明都是近海緊貼的地方，理應守望相助。一經沈廷揚召集，個個攘臂大呼，願跟大幫頭盡守衛桑梓的責任。廷揚大喜，立時拿出大批銀兩，散給衆人，製備槍械，限定日子到崇明取齊。吩咐清楚，更不停留，自己先帶了近身幾個人，當天趕到崇明。

將近崇明時，一望岸上，立時顯出同別地方兩樣來。海邊沙灘上，已立滿了人，有無數壯丁，

個個荷着標槍，東一簇，西一簇的聚立着。標槍上矛頭，擦得雪亮，映着海面的陽光熠熠生光。森林似的標槍，好像綴着萬顆明星，吐出一股忠勇的銳氣。還有許多漁戶，都在船頭上擦着烏槍，整理着火藥火繩。老的小的和婦女們，滿臉罩着重憂，夾在裏邊送飯的送飯，縫甲的縫甲，忙得像穿花蝴蝶一般。這許多人們，却不約而同各各昂着頭，張大了眼，望着沈廷揚漸漸靠岸的那隻快艇。似乎人人心目中，都知道這隻船上，是他們唯一的首領！在沈廷揚眼內心中，也覺着一種不可思議的感喟。他這種感喟，並不是憧憬着這許多壯丁殺盡海盜，保衛崇明。乃是看到沙灘上耀目爭光的矛頭，驀地回想到他父親沈大眼雄視崇明的往跡，這般壯丁手上的武器，還是自己父親心血造就的成績。可是一般壯丁，東一簇，西一簇，零零落落的，遠不如當年整齊雄武，還待自己踏着父親的前規，下一番整理功夫哩！

他心裏想着，艇已靠岸。崇明幾個紳士，和許多父輩，已聞信趕來迎接。標槍林立中，捲着一大堆衣冠楚楚的人。沈廷揚慌忙步上船頭，一躍上岸，同紳士們一一周旋。來不及回到自己老屋，先同地方上紳董到公所來。這公所是崇明一縣的公共場所，紳董商議公益事務，都在這公所內。這公所設在靠海嶽上一所關帝廟內，自從海盜警報到來，這公所便像崇明要塞司令部一樣。沈廷揚一到，無形中他便像司令部的總指揮。當下大家在所內坐定，便有許多紳士，你一言，我一語，發揮

各人的意見。有的紛紛報說已由縣衙稟省請兵防堵，已由公所派幹練人員四出哨探，並已照尊公遺規組織團練了。沙灘上的壯丁，便是團勇，是照抽丁法抽出來的，可是人數究竟單薄，器械也不完全。諸事只有你老弟台一力擔當的了。當年尊大人何等英雄，老弟台年少威武，便是尊大人第二，我們都聽你指揮，赴湯蹈火，萬不敢辭！說罷，衆人便把團勇花名、器械、旗幟、船隻等冊，交沈廷揚過目。沈廷揚略一點查，只有三百多個團勇，器械槍船一半破舊，尙待補充。最緊要的是船隻，因一批漁船已被海盜擄去，留崇明的不到百餘隻。幸有糧船不少，倒頗爲堅固，却又慣走運河，不慣海道，到這緊要關口，也只可臨陣磨槍，統統調齊在海口充數。

沈廷揚正想同紳董們商量，忽然廟外一陣騷擾，十幾個團勇，架進一個人來，直架到後殿紳董們議事所在。沈廷揚舉目一看，這人器宇軒昂，滿臉書卷氣，只身上一領藍衫，已被團勇們撕揉得不成樣子，頭上一頂頭巾，也歪在一邊。沈廷揚慌立起身來喝問，團勇已七嘴八舌的報說：『這人是海盜的好細，喬裝書生模樣，來此臥底的。』沈廷揚喝道：『你們怎見得他是好細呢？』團勇道：『這好細是一老一小，躲在海灘僻靜所在一隻小船上，已有兩天。起初他們因爲撐船的是通州人，並不注意。此刻我們放哨到那隻船所在，忽見那船蓬遮蓋得嚴絲密縫，却聽出蓬內有人講話，一遞一答，都是咕咕吧吧的外鄉口音，似乎同海盜口音一般。這才疑惑他們是海盜好細，趕忙圍住那

船，進蓬搜索，見着一老一小兩個奸細。老的已有六七十歲，臥在艙底，擁着一床破被，骨瘦如柴，不能動彈，看情形那老者有病倒是真的。俺們存了幾分忠厚，沒有把老者帶來。只派了幾位弟兄，把那隻船，和船上舟子一起看管。先把這年青的奸細帶來，讓少東勸問。再說這奸細一見咱們下船搜索，態度好不從容，而且口音一變，立時說得一口好京話，自說是京城有職分的人，此次從京城出來，不幸老父中途有病，不便行旅，在此就攔下來，等待一個朋友到來，再作區處。咱們問他朋友是誰，他又現出爲難情形，不肯明說。本來他信口亂講，怎說得出人名來？』這時在座的紳董們，個個點頭，似乎這人確是奸細無疑。

只有沈廷揚一言不發，暗地打量那奸細神情，等團勇報告完畢，吩咐道：『這人究竟是好細不是奸細，待我問明白再說，既然在我們掌握，也不怕他插翅飛去，你們儘管放下他來！那船上有病的人，和舟子，不要難爲他，待我問明再作主張。你們且出去，小心在海口一帶哨探，遇事急速來報！』團勇得令，唯唯退出。沈廷揚也不與紳董們商議，竟自離座，走向那奸細跟前，拱手說道：『團勇無知，又正在這幾天盜警紛紛當口，冒犯老哥，抱歉得很！老哥畢竟到此何事？所訪何人？務乞詳細見示，在下可以替老哥作主。只要老哥說得明白，決不難爲老哥的！』說罷，連連請他上坐。

這人却也奇怪，在這危險當中，毫不露驚慌之色，一聽沈廷揚委婉的話，連連點頭，竟昂然就客位坐定。只舉手朝殿內諸人虛拱一拱，便聲着洪鐘的說道：『晚生姓洪名承疇，福建人，供職刑部。此次從京城侍奉老父回轉故鄉，一路行來，不意到了太倉地界，老父年衰，長途辛苦，突然生起病來，難以動身，困在太倉宿店內，急得沒法。幸而碰着素不相識的一個老丈，熱腸相助，殷殷愛護，指點晚生一條明路，叫晚生父子投奔通州一個仗義英雄。不幸俺父子奔到通州，這位英雄沒有在家，却在太倉。俺父子沒法，權在船上存身，等候那位英雄回來。過了幾天，從市上探得這位英雄，因有急事，被崇明人邀到此地來了，市上人人都這樣說，晚生信以爲真。好在通州到此地很近，便坐原船轉到此地。可是這樣一轉折，老父的病又加重了幾分。再一打聽，此地人又說那位英雄尚未到來。直到今天，船家上岸，探得確實，知那英雄確已駕到，不禁喜出望外，正想上岸拜訪。不意貴處團丁們，硬說晚生是奸細。不知晚生父子說的是家鄉福話，自然難懂，也難怪貴處疑惑的了！現在經晚生說明，諸位可以恍然了。』他這一番話，在座紳董們，倒不覺得怎樣。惟有沈廷揚聽得非常疑惑，慌問道：『足下在太倉遇着的那位老丈，知道他的姓名嗎？』

洪承疇答道：『晚生也請教他過，他不肯說明住所，只說你們碰到那位英雄，只說太倉文筆峯賣花翁拜託就是。晚生到現在還疑惑那位老丈，怎的如此推諉！沈廷揚倏的立起身，拍手笑道：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高老丈臨別所託，原來就是……』說到此處，却又咽住，轉口問道：『還有足下所稱那位英雄，究竟是何人呀？』洪承疇看他舉動，也自疑惑，忽聽他問到此處，遲疑了半晌，才答道：『此君晚生起初也說不出姓名來，那位老丈稱他爲小孟嘗，晚生用這三字探問通州的人，才知小孟嘗就是……』沈廷揚不待他說下去，大笑道：『英雄兩字，萬不敢當！足下所訪，就是小弟！令尊帶病跋涉，我兄無故受了委屈，皆小弟失迎之罪！』說罷，連連向洪承疇長揖。這時洪承疇也驚喜非常，想不到誤打誤撞倒訪着了！而且打量沈廷揚年少英武，謙恭異常，不愧一鄉傑出人才！慌也離下座來，躬身下拜。兩人拜罷，在座紳董們自然也另眼相待。

沈廷揚更急不及待，派人到自己老宅打掃房屋。又另派人急急攜帶軟床，親自陪他到停船所在迎接洪承疇的父親。一面又取來衣巾，替洪承疇換了破衫破頭巾，一同出了關帝廟，直到自己老屋。這所老屋，原是沈大眼在世時自己建築，非常寬宏敞爽。當年沈大眼疎財仗義，賓客如雲，有的是榻房，給洪承疇父子安住。洪承疇同沈廷揚到了沈宅，他父親也被廷揚手下，用軟床抬到，安置在一所幽雅的房內，一切茶水飲食，流水般供應進來。而且看病的醫生也立時召來，給他父親診視開方。這一來，洪承疇感入骨髓，我父親的病也轉危爲安，逐日輕減起來。本來受了風霜勞苦的人，一經得到安然寬心的境地，自然病魔遠退。他父親老洪糧公，起初人事不知，任人搬弄，現在病

退大半，神智清楚，聽自己兒子告訴，窮途落難中得到這樣扶持的人，恨不得自己起來，親身叩謝！

其實沈廷揚一天到晚，百忙中總要來看望他們父子幾次，這時他們父子說話之間，恰好沈廷揚又從圍練公所公畢回來，看望他們來了。一進房門，看見他們父子正在談心，老洪相公已可靠就而坐，面上氣色潤澤了不少，心裏暗暗歡喜，慌趨前幾步，拱手說道：『老伯果然大好了，可喜，可喜！』兩人驀見廷揚進門，老洪相公極力掙扎，想下床來叩謝。沈廷揚慌進前止住道：『老伯千萬不要客氣，體未復原，切忌勞動！在小姪家中，便同自己家裏一樣，下人如果伺候不週，千萬不要客氣，儘管通知小姪甲斥他們，偏這幾天叢鄉有點事情，不能常常侍奉，心裏實在抱歉之至！』洪承疇搶着答道：『此次家父幸蒙大德，沒齒不忘！非但吾兄高誼如雲，便是尊紀們也另眼相待，真是難得！大德不謝，小弟祇可永銘心腑的了！』沈廷揚笑道：『洪兄言重，何以克當，只不要責備小弟招待不週，便心滿意足了！』兩人謙遜了一陣，彼此就床前左右椅上坐下來。

洪承疇問道：『小弟初到，便見此地紛紛趕辦圍練，都說海盜不日到來。吾兄這幾天公務大忙，想亦爲了此事？但小弟已到兩天，未見海盜蹤跡，恐怕是過路的海盜，偶然順手牽羊，擄了幾隻漁船就走，未見得真個到此罷？』廷揚道：『這幾天尊大人病體初復，小弟未敢把此事提及，其實



海上消息，一天比一天緊！打發幾批探偵查盜蹤，據報，有無數海盜，逗留在離此五十里海面一處小島上，紮了無數營帳，幾百號盜船，長蛇般泊在島下，似有久駐模樣。小弟得報，推測他們暫時不來，定已得知敵處圍練消息，鑒於當年先父防禦的嚴密，不敢輕視我們，定是召集大股海盜，大舉來犯。這一次不比當年，定有一番激烈戰爭！這兩天小弟雖然集合了崇明，通州一帶糧幫，漁幫，約摸一千不到，也有八百多人。人數雖沒有海盜多，可是這八百人，却是經小弟加意挑選的精壯漢子，雖不能說以一當百，也可以一當十！只是有一樁事，小弟正在發愁，便是小弟在太倉動身時，託人請的幾位英雄，到現在尙未駕臨，小弟一人實在孤掌難鳴！幾位紳董，雖然個個有傾家蕩產的勇氣，無奈酸氣冲天，均非應變之才，等到大盜壓境，還要分出力量來保護他們哩！』說到此處，床上老洪相公忽然向洪承疇道：『我們蒙沈兄庇蔭，安居廣廈，今日才知此地有急難到來，既然如此，你應該盡心竭力幫助沈兄。你雖勇武不足，然照見義勇爲的古訓，必須盡其所能，幫助沈兄。我病已好不必顧我，快隨沈兄去罷！』

## 第七章 戰爭的序幕

沈廷揚一聽這話，便向洪承疇長揖道：『初逢我兄，便知奇士。現經尊大人一說，更知我兄文

武兼資，富於韜略，小弟在此先替一方人民拜謝了！」洪承疇便對拜道：「小弟雖略知佈陣行軍，無非粗襲皮毛。家父所諭，係命小弟恭聽驅策，聊報大德於萬一！至於衝鋒陷陣，運謀決策，我兄成竹在胸，勝弟萬倍，但有一事，最爲緊要，未知軍械餉糧尙可持久否？」沈廷揚道：「軍械是標槍，刀，劍等雜色兵器，八百人手內都有，隨各人練習的使用，其餘鳥槍，炮銃在海岸也配置不少。槍械一項，目前尙可敷衍，如果應戰，補充却難。說到糧餉，無非小弟糾合些仗義紳董，毀家赴難罷了！好在糧幫，漁幫，因爲禍迫桑梓，當仁不讓，同官兵不一樣，尙能重義輕利，有許多想是裹糧備戰，還有自己家中送飯的。這一層，似乎尙不足慮！」

洪承疇向他父親看了一看，徐徐說道：「照吾兄所說，目前情形，都仗着一鼓作氣，恐怕不易持久。便是八百義勇手上的武器，都是短兵巷戰所用，非拒盜上岸的利器，似乎還應備個萬全之策才好！就是兵餉全靠幾個毀家紓難的義士，一時救急則可，萬一海盜源源而來，團勇勢必要增多額數，日子一長，吾兄雖藉蔭豐厚，也有銅山傾倒之時，似乎早應想個妥法！最要緊的，既有敵人，便不能令其入境，與其坐以候盜，不如出而破盜。現在八百子弟和崇明全境的人，全是一股銳氣，日子稍久，這般子弟兵，究非節制之師，銳氣一消，便不堪設想。海盜們故意逗留不進，大約也是看破這一層。我們何不出其不意，仗着這股銳氣，渡海到海盜所在，殺他個猝不及防呢？」洪承疇

話鋒略停，沈廷揚倏的立起身，拍掌道：「一席話勝讀十年書，經我兄這樣一講解，頓開茅塞，足見吾兄智燭萬里，料事如神。小弟何嘗不顧慮到此，恐怕動搖人心，不敢把這種顧慮說出口來！可喜吾兄又進一層，教小弟仗着銳氣，勇往殺敵，既可保境，又可搗彼巢穴，使海盜無存身之地，真是高見！小弟定照吾兄辦法。洪兄也不必跟弟到公所去，只管在此侍奉尊大人。」

洪承疇道：「小弟一孔之見，預備參考罷了。不過小弟還有一樁愚見，初到貴地，泊在河下，見岸上一帶盡是竹園，又粗又直，頗覺可愛。此刻偶然想起，這種大竹竿，把它採下來，削尖梢頭，倒是上陣衝刺的利器！因想海盜們，火器以外，用的短刃主多，若用這種長竹竿，排牆而進，海盜短兵便無所用。而且這種竹竿一經對方用刀亂削，愈削愈鋒利，倒是一時應急的好東西，沈兄你看怎樣！」沈廷揚大喜道：「此策大妙！此地竹子最多不過，俯拾即是，俺便叫他們採用去。」床上老洪相公道：「沈兄且慢，小兒所說，雖也可用。但是要搗賊人巢穴，却非短兵不可。這種竹竿，只可付給防守海盜的人。如果先行搗敵的一着，必須多挑選幾個精於武藝的人。此地全仗沈兄一人主持，尤忌輕出。難保海盜中沒有能者，如果有間諜埋伏着，探得我們行動，待我們到了盜穴，他却聲東擊西，乘虛蹈隙，便要不堪設想，此事務須妥議萬全之策才好！」沈廷揚，洪承疇都暗

暗點頭。

沈廷揚道：『現在只缺好幫手，小姪請的幾位英雄未到，破敵一着，自難輕舉！』洪承疇道：『我兄請的是何等人物！』廷揚笑道：『不瞞你說，小弟早夕盼望的，就是吾兄碰見的文筆峯賣花翁。』洪承疇驚異道：『此老果非常人，但是這樣年紀，要他衝鋒陷陣，恐怕不能罷？』廷揚大笑道：『他與我兄匆匆邂逅，難怪你不知底細，其實他比當年廉頗還勝幾分哩！』接着便把高公且父女和魯顛，徐潔人等情形。略述一二，却不提他們以往真相。可是這時候廷揚已知道熊經略在相府遇到的，就是他們父子了。偶然洪承疇父子也知道魯顛就是那晚奸相邸內所逢的熊廷弼熊大經略的話，又不知如何驚喜哩！當下沈廷揚同他們父子說了一回，辭了出來。一看時候尚早，又到公所去調度一切，一面命團勇們分頭去採辦青竹竿，削尖備用。

到了晚夜，警報迭至。有的說是那島上海盜，業已發動，看情形一定趁着星夜來襲崇明，有的報說，海盜已集合大批人馬，集合在戰船上待發，怕是傾巢而來。這樣的警報，一批比一批嚴重，弄得沈廷揚也有點担起憂來。憂的是高公且，徐潔人怎的還未到來？也許高公且不背幫助，所以連徐潔人也不好意思獨自前來！左右許多紳董，更弄得變貌變色，坐立不安。沈廷揚感覺獨木難支，慌命人飛速去請洪承疇來商議。一會兒洪承疇騎馬馳來，沈廷揚迎接入所，告述警報的話。洪承疇道：『不管真假，咱們今晚自然要盡力嚴防。到省去請的官兵，萬萬靠不住，不來倒也罷了，來則

好好的崇明，反被那般豪老虎皮的強盜弄糟了！爲今之計，除要緊海岸，海港，已設銃手，炮手，弓箭手以外，加派標槍，撓鈎和長竹竿沿岸佈置，另外多預備灰瓶，金汁，一切抵禦的要物。其餘在要緊街道分設卡操，嚴防宵小乘機擾亂。如果尚有多餘的團勇，集中在公所聽令。最要緊的，是教紳董們分頭曉諭居民，不要自相驚擾，多備救火器具，預備海盜上岸縱火，擾亂人心。小弟不才，理應跟隨吾兄上陣禦敵，請吾兄不必客氣！說畢，沈廷揚大喜，果然佈置有方，處處暗合行軍的要着。立時照他所說，傳令分頭照辦。幾個紳董也分頭傳諭居民去了。諸事粗備，時已上燈，沈廷揚和洪承疇剛騎着馬從四面海岸巡視調度回來，兩人無暇回家，就在公所內用飯。

正在樽酒間料敵談兵，忽然鬪勇匆匆來報：外面有一少年，和一個形狀古怪，衣衫不整的大漢，指名求見。沈廷揚疑是太倉徐潔人，但形狀古怪的是誰，却不像高老丈，慌立起身迎了出去。洪承疇一人在席上等候。一忽兒，見沈廷揚笑容滿面，陪着兩個人進來。一個是英姿颯颯的美少年，後面從人扛着一枝家傳六合槍。一個却是龍驤虎步，面目奇醜的怪漢。慌抬身離席，拱手相迎。不料那怪漢搶先一步，拉洪承疇手臂，呵呵大笑，聲振屋瓦的說道：『幸會，幸會！想不到此地又逢足下！』說罷，仰面大笑不止。他這樣憑空一說，洪承疇愕然不解，不知他從何處識得自己？徐潔人也不知當面的人就是高老丈講過奸相府內的洪某。這時只有沈廷揚肚內雪亮，却不便說破，祇好

替徐潔人先行介紹。經他一提洪承疇的姓名，徐潔人恍然大悟。這時魯顛却掉頭同沈廷揚說別的話了。洪承疇依然是個悶葫蘆，滿肚皮想不起此人從何處見識過，又不便細細根究，只好悶坐一邊，聽他們談話。

却見徐潔人說道：『自從與沈兄分手，立刻到文筆峯求高老丈相助。萬料不到，高老丈早已曉得這事，滿口應允，不待小弟再說，叫小弟在家等候，他略事摒擋，便同兩位小姐前來，一同前往。而且魯顛先生，定必一同遞去。小弟一聽，喜出望外，再三道謝，回到舍下恭候。詎意等了兩天，尙未駕臨，把俺急得像熱鍋上螞蟻一般，心想高老丈年高德劭，豈有失信於晚輩，定有不得已事故停留住了。正想再去探探實信，忽然魯顛先生突然到來，喜問高老丈消息，聽說高老丈就於小弟去訪的晚上，率領兩位小姐，先行到太倉來了。』沈廷揚道：『這事奇了！此地實未見高老丈們駕臨，難道其中還有別故嗎？』魯顛大笑道：『這事難怪兩位茫然！老實說，海盜的事，沈兄得報的時候，俺早已風聞。兩位在文筆峯的第二天，早與高公且商量過。沈兄雖然了得，要保護崇明一方百姓，尙嫌力量不足。俺們不知道便罷，既然知道，即便不認識兩位，爲保全許多老百姓，也應該見義勇爲，惟力是視！徐兄第二次到文筆峯以前，俺同高公且早已商量好了，事關祕密，未便同徐兄說實話！其實徐兄走後，高公且父女便於當夜浮家飄海，冒着風險，直探盜穴去了。一面由俺

先會同徐兄到此知會，今晚海盜不來則已，如來的話，高家父女定也隱身跟蹤而來，遇機便可裏外夾攻，否則亦可探得海盜真相，來此知會，可作準備。」沈廷揚大喜。最奇魯顛從前初見的狂態，一掃而空，口口聲聲，叫他們沈兄、徐兄，未免暗暗稱奇。慌一疊聲吩咐在廟內一間靜室內，另設盛筵，款待魯顛和徐潔人，自己同洪承疇便在下首殷殷相陪。

這時洪承疇忍不住用話探問魯顛，何處認得晚生？魯顛端起一大杯酒，先不答話，四面一看，並無外人，然後一仰脖子，喝個乾淨，大笑道：「這一杯酒，祝君脫離奸邸！」接着又是一杯，却說道：「這一杯，祝君地下的紅粉知己，含笑九泉！」這兩句突如其來的話，把洪承疇驚得直立起來！剛要開口，魯顛突又飛過一杯，擺在他面前笑道：「這一杯，你應該祝我異地相逢！」這一句，益發弄得他愉快迷離了！旁邊沈、徐二人却拍手道：「這一杯，洪兄真該快快喝乾！便是我們也應奉陪一盃，敬賀老前輩和洪兄故人重聚！」說罷，兩人先已各自喝乾，舉杯相照。洪承疇糊裏糊塗，也只得姑且喝乾了酒，却問道：「今天真奇怪，這位老前輩一見晚生，便像熟識一般，此刻說的，又是晚生以往的隱事，難道老前輩世外神仙，洞燭幽隱的嗎？」

魯顛笑得前仰後合，大笑道：「你這番話便該罰三大杯！」又向沈、徐二人道：「看你們神情，大約高公且心直口快，統統告訴你們的了。你們既然知道，也不必再瞞他，俺也懶得多說。將來

你們英俊少年，聚會日子正長，慢慢的由你們告訴他好了。」沈廷揚道：「高公雖然和晚生們略提前輩往事，但晚生守口如瓶，罰誓不向外吐！此刻既承前輩吩咐，當酌量告知洪兄，免得他懷疑莫釋！」說罷，便掉頭向洪承疇刪繁扼要，低低說明所以。

洪承疇這才恍然大悟，頓時眉飛色舞的立起身來，向魯顛拜了下去，口內說道：「家父同晚生自別尊顏，無時不耿耿在念！一別幾年，萬想不到會在此處重逢，家父如果得知，不知如何歡喜，可惜病後尙難步履，未能立時叩見，晚生先替家父一併在此叩謝了。」魯顛扶起洪承疇，笑道：「人生何處不相逢，萍蹤偶聚，也是前緣！可喜足下晦紋全除，一臉光彩，從此步步春風！只可惜將來天下不久大亂，足下得志，亦在其時！俺是世外閒人，有一句要緊的話，希望牢牢記住：便是得意之際，千萬把「功罪千秋」的一句話，不要遺忘才好！」洪承疇很惶恐的說道：「老前輩言重，晚生雖會食祿，無非小小閑曹，怎敢當得「功罪千秋」的大肩担，便是此後得有寸進，萬不敢違背聖賢古訓，罔老前輩殷殷期許的厚意！」魯顛大笑道：好，好，這樣便不枉老朽一片婆心！現在且莫談未來。在京分手後，賢喬梓想必在京又復勾留了幾時？可是此刻怎又會在此逗留，尊大人又途中生起病來呢？」

洪承疇重新回座，先自微歎了一聲，才說道：「奸邸那晚事發，恰好老前輩脫身天牢的消息，



又同時報到，弄得奸相手足無措，同幾個奸黨索興做起瞞天遮日手段，把老前輩的事，和後院死的妖姬狡僮，一概瞞得鐵桶相似。六姨是他心愛的，也祇可暗暗偷哭一場，草草埋在邸後花園內。第二天一早，又弄個相似的替刑死囚做了手脚。奸相本人，吃了一場嚇，好幾天躲在邸內密室裝病，不敢進朝。晚生父子，也不免提心弔胆的過了幾天。等到半月光景，外面謠言才略略平息，奸相才敢出頭露面。趁此見着奸相，假托提拔，求他另覓位置。居然蒙他允許，加級改進禮部。晚生父子出了奸邸，如鳥出籠。一時却不敢出京，在禮部供職多時。偏蒙聖上賜見，外放觀風欽使，喜的欽定浙江省分，與敝省鄰近。秋試事畢，請假回籍省墓，回到敝鄉沒有多少日子，不幸先慈見背，便棄官守制，在家侍奉家父。今年服滿，朝廷又降旨起用，升授東宮經筵。本擬堅辭，却因家父訓諭，正在壯年，未便違旨，可知東宮英明天縱，將來定是聖主，奸相定難立足，正是藉此啓沃聖知，稍盡愚忠。因此遵着家父旨意，也不驚動地方官吏，父子二人悄悄從家鄉起身，遵水道上京。不料到了南通州，家父生起病來，資斧又盡，又不便仿倣好吏，向沿途地方官吏去打秋風。正在進退兩難，幸蒙高老丈扶助，得見沈兄，棲身有所，家父也漸告復原，真是感激非淺！」

他這樣一說，沈延揚一聽，他原來還是一位現任顯達的貴官。照理說，潔人是個武舉，自己還是一個說不起的秀才，那有同他稱兄道弟，同席起坐的分兒？沈、徐二人，不約而同的立起身來，

預備謙遜幾句。話未出口，洪承疇已經覺着，急向兩人說道：『小弟敢於自報脚色，因為兩兄一見如故，而且深知兩兄決不以俗吏相待。如果兩兄見外，小弟只好立時奉着家父拜別了！老前輩在此，晚生還有一句衷心的話：未見沈兄，已慕高義，相見已後，更是欽佩到萬分，便是此刻會見徐兄，也一樣的仰慕。家父略明鑑人之法，昨晚會對晚生說，你能够同沈兄終身爲友，得益非淺！此刻不揣冒昧，想同沈、徐兩兄結拜金蘭，未知能俯允否？』沈、徐二人暗暗心喜，却未免謙遜幾句。冷眼看魯顛，却端着酒盃，微笑不言。

這揣口，猛聽得廟外人聲鼎沸，齊喊着：『大家當心呀！海盜快來了！』沈廷揚大驚，倏的立起身，正想出外問訊。忽又見滿頭大汗的一個團勇，跑到席前報道：『海盜果真發動，哨探的幾只漁船，遠望見海盜駐紮的島上，火光四起，人馬亂竄，一片喊殺的聲音，遠震海面，想係離島上船，殺奔前來。』一語未畢，接二連三，又來了幾批探報，都是一樣的話。沈廷揚一揮手，探子退去。魯顛已立起身揮手道：『沈兄快快集合快艇和精壯團勇，多帶火器，跟俺們一同殺奔海盜島上去，愈快愈妙！』他這幾句話，沈、徐二人都茫然不解，暗想海盜已傾巢殺向前來，祇有以逸待勞，盡力防堵，才是道理，怎的反叫我們殺向島上去？而且一來一去，勢必在海上混戰起來，萬一彼衆我寡，海盜另出奇兵，偷襲上岸，如何是好？兩人不免遲疑了一下。

洪承疇笑道：『兩兄不必猶疑，老前輩料敵如神，與晚生所見正同。此時據報盜巢火光燭天，人聲鼎沸，決不是人馬出發來襲崇明，海盜積年巨猾，豈肯如此張惶，而且聽說那島上並無居民，何致起火，也沒有出發時自燒營帳的道理。依晚生所見，定是高老丈和兩位千金偷進盜巢，故意各處縱火，使他自相擾亂，今晚難以出師，使我們又可從容佈置。老前輩意思，便想乘他們擾亂時候，一舉破敵，可以事半功倍，比晚生所見又進了一層，真是妙策，兩兄如何還未了悟呢？』沈、徐二人聽他這一解釋，才恍然大悟，慌向魯顛說道：『老前輩且請安坐，容晚輩出去調集人馬，再請同行。洪兄便在此留守，以備萬一！』說罷，便欲趨出。

魯顛招手道：『且慢！我心中所料，除藉此破敵以外，尚怕高家父女行蹤洩露，在島上與海盜混戰起來，我們尤應該飛速接應他們。團勇不必過多，點選三百個精銳壯勇，分爲左右兩翼，由兩位分頭率領，不必舉火張燈，悄悄向島前島後包抄過去。另用一隊戰船，預先停留在盜島相近海面，一字排列，作爲疑兵。却須多備各種響器，一等到兩位率隊上島，各人放一個鑽天信炮，使海面船上得到信號，立時點起火把、燈籠，鳴鑼擂鼓、吶喊助威。使海盜摸不着虛實，不知有多少團勇到來，定必格外驚竄，無心戀戰！俺跟你們去，居中策應，臨機進退，順便找尋高家父女同你們會合！但是定法不是法，我雖這樣預備，出發以後，尚須看那島上情形，再作定奪。這裏洪兄指揮團

勇們多備火器，長槍，扼守沿岸要口便是。」說畢，兩人領命趨出。

一霎時，外面畫角聲起，步履急驟，知已調動人馬。洪承疇微笑道：「沈、徐兩兄，真是傑出人才，將來足備干城之選！」魯顛道：「兩人一身傲骨，可惜生非其時！」言罷，微微的歎了一聲！洪承疇不解，正想細問，忽見徐潔人一身勁裝，匆匆奔來，一手執槍，一手提着一柄裝鞘長劍，和一張尖角小紅旗，向魯顛道：「沈兄已遵照吩咐，在海灘調齊應用船隻人馬，不便分身，特命晚輩請老前輩一同前往！並知前輩未帶兵刃，另選了一柄上好寶劍在此，請前輩暫時委屈一用。」魯顛倏的立起身，揮手笑道：「說起寶劍，俺本來有一上好寶劍，現在在俺小徒手內。」說到此處，笑指洪承疇道：「其實那柄劍，理應歸此君佩帶的。」他這樣一說，洪承疇猛想起當年奸邸美人流血的一幕，不禁神色黯然！魯顛又笑道：「俺用不着兵器，俺的兵器，便在海盜手中。我看你這枝六合槍，在島上短兵相接，不大合用，你就把這柄劍帶在身旁罷。」徐潔人聽他這樣說，不敢勉強，便老實把劍繫在腰上。却把那張紅旗交與洪承疇道：「洪兄在此留守，全憑這張號旗，指揮一切，也是沈兄囑弟特地送來的。」洪承疇慌恭恭敬敬的接過令旗，笑道：「今晚暫荷重任，敬盼諸位捷報便了！」

魯顛大笑道：「走走，多年未開殺戒，不想在海盜身上去洩一洩鬱恨！你們看，天上星月稀疏

，海霧迷漫，正是殺敵好時候！洪兄少陪，就此起身。」說罷，大踏步昂然走出。徐潔人慌提槍跟在後面。洪承疇也抱旗直送出來。三人出了公所，穿過市鎮，直向海灘而來。一路駐守的團勇，荷着鏢槍，森然排列，看見魯顯這般怪相，雖也注目，却不理會。只見最後洪承疇懷中那面小小紅旗，各各一齊肅然致敬，好不森嚴威武。洪承疇暗暗點頭。低頭一看，旗上紅地白圓心內，繡着一個黑的大「沈」字，旁邊又繡着「小孟嘗」三字，知道這面旗是糧幫大幫頭的令旗。暗想草野之中，毫無名義假借，能够如此，真是難得！將來自己能够得意，要好好的爲國家練幾支節制之師，爲國効勞，爲己揚名！不提洪承疇自己感想。

轉瞬之間，三人已到海邊，一望海上蓬蓬勃勃，像出鍋蒸籠一般，湧起濃厚的大霧。從迷漫的霧氣中，看出海灘一帶桅杆林立，每一支杆上一盞紅燈，燈火照耀，隱隱約約，密若繁星。等他們步下海灘，才看出海上排列着大大小小七八十艘糧船，漁船，去掉原裝船篷，一律支架灰色尖頂布篷。每船船尾插着一面黃色旗，下立着兩個包頭紮腿，挺胸凸肚，穿藍布背心的大漢。其餘一個不見，鴉雀無聲，大約都藏在布篷裏面了。一路巡視過去，只見最後並着兩隻油漆光亮的大船，高聳蜈蚣穗紅地白心寫一大沈字的帥纛。纛下沈廷揚軟盔軟甲，背着寶劍，立在那兒，貼身侍立着四個跨刀背弓的精壯漢子，一派嚴肅整齊氣象，也不亞三軍司令，建節元戎！廷揚一見魯顯們到來，一

躍上岸，躬身相迎道：「諸事安排停當，此刻已是戌亥之交，海上晚潮方退，正起大霧，此地船慣於黑夜霧行，近海一帶，熟悉不過。海盜們地理生疎，決不敢乘霧進兵。我們捨短就長，正好乘機破敵。便請前輩和徐兄上船，就此開兵。」魯顯微笑點頭，便先梢潔人跳上船去。沈廷揚又向洪承疇叮嚀一番。這時一般紳董，因為分頭曉諭居民，還未得知，等到起來，已經出發多時。一般紳董懷着滿腔憂疑，向洪承疇細細探聽。洪承疇再三闡解，才略略放心，靜候得勝回來。

且說沈廷揚別過洪承疇躍上船時，和魯顯、徐潔人並立在一起。一回身，從貼身跟着的團勇手內，拿過一個海螺，運氣一吹，發出一陣嗚嗚聲。螺聲未絕，鼓聲咚咚而起。一通鼓罷，沿灘大小船隻，立時起錨揚帆，一隻挨一隻的動身離岸。二通鼓罷，每隻船上布蓬內伸出八支飛槳來，三隻一排，像許多百脚蜈蚣，衝進霧障深處，只聽得一派飛槳擊水的嘩嘩怪聲，七八十艘船隻，激箭也似的刺向前去。沈廷揚、徐潔人、魯顯，並肩立在船頭，披襟當風，顧盼非常，魯顯問道：「在這七八十隻戰船內，備作疑兵的一隊想也在內？」廷揚笑答道：「那隊早已先發，再進一程，便可看見。」魯顯微微點頭。潔人指道：「前面隱隱有桅杆影子直立不動，想是先發的一隊泊在此地，這樣看來，前面盜島，已離不遠，怎的未見盜島影子呢？」廷揚笑道：「這近海百餘里，是俺小時出沒之所，閉着眼也可摸得出來。我命那隊先發人馬，距島十里下錨，等俺們大隊一到，再進五里

禁住。你想此刻距盜島有十里海面，又是黑夜霧發，如何望得見影子呢？」

說話之間，船如箭發，又進了不少里路。果然前面下錨的一隊船隻，也向前移動了。又前進了一程，沈廷揚忽的拿過一張紅旗，隨、隨、隨，像猿猴似的爬上桅杆，舉起紅旗，向左右應動。經他紅旗一揮，前面所有桅杆上紅燈，霎時一齊熄滅。而且檣檠無聲，只乘風揚帆，啞聲兒向前直進。潔人急向前看時，果見前面水平線上，已發現一點黑影子，漸漸擴大起來，漸漸看出竦然特立，怪石峨嵋，一座島嶼的全身。同時見着島上火光熊熊，黑烟四起。又半晌，便聽出島上一片人喊馬嘶，金鼓亂鳴的聲音。魯顯猛的一縱身，蹶的一聲，宛如一隻大海鷗，直飛上最高的一枝桅頂，兩腿一盤，手搭涼篷，向島上仔細一看，又翻然飛下，即向二人道：「離島已近，看那島上混亂情形，多半中了高老文巧計，自相混殺。趁此機會，你們兩位趕快按照原定計劃，領隊分左右兩翼，向島前島後包抄，而且必須如此如此，方可上岸。」兩人領命。

沈廷揚急分一張尖角黃旗，交與徐潔人，低低囑咐了幾句。潔人立時躍過右邊並行的大船上，舉旗一揮，前面七八十艘大小船隻，立時有一半船上落下掛帆，捲起布篷，露出滿船鬪勇來，舉起飛檠，離隊駛向右邊急進，而且桅杆上一律都換了黃旗。左邊沈廷揚也把紅旗一揮，掛紅旗的一半船隻，也落帆捲篷，駛向左面。中間停泊着一隊疑兵，一字掛開，也有四十餘艘。這左右兩隊船隻

，像雙龍出水般，變了一個人字陣，交尾處，沈、徐二隻主將船，依然相近。魯顛向廷揚道：「你地理熟悉，國勇服從，定可指揮如意。徐君初當大敵，恐有疎虞，還是我到他船上去助他一臂。」廷揚原是替潔人担驚，魯顛這樣一說，心中大喜。

一看潔人的那隻大船，此時已隔離很遠，約摸也有十幾丈路。剛要開口，喊一只小船渡魯顛過去。魯顛大笑道：「何必這樣費事！」一語未畢，猛見他兩臂一振，一雙破袖向空一飄，整個身子早像海燕似的直向海面飛去。廷揚大驚失色，滿以為他急不暇待，定是仗着熟識海性，洩海過船。那知魯顛一躡身，便飛越了海面兩三丈遠，身子向海面一落，兩腳將點着海波，趁着海浪望上一湧的托力，一提氣，兩袖向前一分，身子又憑空飛起，向前蹿去。這樣幾起幾落，眨眼便船上了潔人的船頭，向這邊沈廷揚點首招手，含笑自若。而且衣襟上一點不沾水痕，祇腳下一雙破靴底上，微微潮濕了一層。這一手，非但沈、徐兩人驚喜得說不出話來！連左右兩隊船上團勇，個個看得清楚，生平那見過這樣驚人絕技？如果不因為海岸已近不敢聲響的話，早已震天動地的喝起連環大采來了！可是這一來，却格外給團勇們一股勇氣，人人都想我們有這樣大幫手，還怕甚麼海盜？

這時兩隊船隻已越駛越遠，沈廷揚遙見潔人率領的黃旗船隊，已迂迴着轉向島後，自己一隊紅旗船，距盜島也祇有里把路了。島前密排着掛黑旗的盜船，看得非常清楚，可怪盜船上人數寥寥，



燈光疎疎落落，非常沉寂。岸上深林內似乎隱着不少營帳，也似沒有人一般。可是一片喊殺之聲，直衝九霄，依然在耳。沈廷揚仔細一留神，才明白喊聲所在是在島後，一派紅光從林梢霧氣中直透出來，夾雜着劈剝燃燒之聲。廷揚想不到島前這樣毫無防備，上岸易如反掌，慌先傳下一個號令。這時愈逼愈近，島上島下幾個哨探的海盜，也已瞧出風頭不對，拚命吹起告警的號角來。

島上角聲未絕，沈廷揚號旗一颯，霹靂一聲，一個鑽天信砲，帶着一縷火光直上雲霄。就在這信砲聲內，紅旗隊團勇個個挽起強弓，把預備好的火箭，一齊向島下盜船施放，這種火箭，箭鏃上包着硝磺引火之物，一霎時，海面上像無數吐火金蛇，疾如流星，飛向盜舟。恰好又是順風，風仗火勢，火助風威，盜船上那有抵擋的功夫，早已被火箭攢射得隻隻起火。用火箭的計劃，原是魯顛上船時所命。這時火焰四射，照徹海面，如同白晝，把大霧都逼退了許多。

這邊團勇一面施射，一面催船直進，已到島下。沈廷揚一聲大吼，拔出背上雙劍，當先領着四個執刀團勇一躍上岸。其餘團勇們，棄掉弓箭，抄起標槍火槍，也紛紛搶上岸來。島上深林中躍出四五十個海盜，一律都是短刀藤牌，纏頭草履。當先一個凶臉大漢，右手仗着一柄雪亮的闊鋒帶環的大砍刀，左手挽着一面獸頭鐵葉護箭牌，頭上挽一個牛心髻，赤着兩臂，連聲怪吼着撲來。沈廷揚一看來勢甚凶，未待近前，先喝火槍手散開，伏在樹根怪石後面，乒乓乒乓先兜頭放了一陣。這

一陣火槍，便振起了威風！

## 第八章 血戰

可是來的這般海盜，却也了得，一聽火槍聲響，身子一斂，短刀一收，仗着滾牌護體，一個個像滾球似的，依然着地滾來。雖然也傷了幾個，無奈火槍放出的鐵砂子，多半射在滾牌上，傷不着人。當頭手持大砍刀的黑大漢，一躍數丈，已到面前。沈廷揚看他來勢甚銳，雙劍一分，喝退標槍手，排在身後，預備先除掉這凶盜再說。他這樣一來，那黑矮漢以爲廷揚懼却，凶焰格外增了幾丈。瞪着一隻滿佈血筋的怪眼，豎着兩道一字連心眉，兵刃亂指，口沫四噴，咕咕吧吧不知胡講的甚麼。廷揚一句不懂，知是海寇中一部分的首領，那有心情和他多話。大吼一聲，雙劍齊舉，像飛花滾雪般攻了進去。黑大漢毫不懼怕，舞起刀牌，叫殺起來。廷揚覺着黑漢武藝平常，祇是刀大無窮，東一躍，西一跳，一味猛劈猛砍。尤其仗着一柄鋒利無比的大砍刀，和一面鐵葉護身牌，倒也一時戰他不下，未免心中暗暗焦急，正想用計。

忽聽島後一聲炮響，一縷火光，直冲霄漢。接着金鼓齊鳴，喊聲大起，海上一隊疑兵，也在深霧中，擂鼓吹角，震天價吶喊助威。廷揚知是潔人一路業已上島，精神一振，奮起神威，把兩柄長

劍，舞成兩道匹練，向黑漢裏將進去。黑漢似已吃驚，手脚略一鬆緩，廷揚左劍一恍，右劍一個順水推舟，眼看劍鋒已到黑漢項上。黑漢手慌脚亂，舉刀一格，正落腕上，噹的一聲怪響，大砍刀落地，右腕截斷，一聲怪叫，回頭沒命地拔脚便跑。廷揚舉劍一揮，身後百把個團勇，震天價一聲吶喊，手舉標槍，向前衝鋒。前面四五十個海盜，一看首領受傷逃走，早已膽怯，一見鎗鋒如雪，密麻般衝上前來，齊喊一聲，回頭向樹林便跑。跑得慢一點的，立時洞腸裂肚，死在標槍尖上。有幾個狡黠的，尙想逃到沙灘盜船遠處，無奈盜船上劈劈剝剝正燒得火舌亂吐，烟霧迷漫，鑽了進去，休想逃出，反死得愈快了！當時廷揚率領團勇進殺，借着一派火光，看清前面一片松林，林下長草沒身，怪石蹲路，那般海盜逃入林中，霎時一個不見。廷揚疑惑，止住衆人，獨自仗劍入林，留神探了幾步，毫無動靜。上面松枝虬結，星月無光，林中並無路迹，想係島中素無人煙。可是要繞向島後，非穿過這片松林不可！細細一看，約有一箭路，林外似有許多奇形怪石，高高低低的蹲着。廷揚一想，左右要轉向島後，會齊潔人魯顛等，才可合力勦滅，逗留稍久，難免不生他變！主意一定，一招手，百把個團勇挺槍進林。大家知道林內地形險惡，提着心，驅聲兒一路疾行。這樣走了半晌，已看出林外景象。

猛然間，頂上一聲呼嘯，從松樹上縱下無數海盜來。因爲林內深黑，只見四面八方鬼影似的橫

逆聲躍，看不清多少人數，只見一片刀光裹圍前來。這一下，不由使廷揚暗暗吃驚。而且圍勇手中丈許標槍，在這林內左擋右阻，如何用得着？幸而標槍以外，都跨着腰刀，有數個還帶着短銃。廷揚急傳令棄槍用刀，且戰且走，休要遲顧，直衝林外取齊。喝令未畢，四面海盜已混殺上來。到此也只可人自爲戰，廷揚也看不清誰是盜首，誰是嘍囉，祇把雙劍護體，向林外直衝。等到廷揚殺開一條血路，衝出林外，耳內兀自聽得林內一片混殺之聲。回顧左右，跟着自己衝出林外的，只有三十餘人，尙有大半在林內困住。正想翻身再殺進林中接應，忽然身邊一聲怪吼，從一塊丈許高的怪石後，跳出十幾個海盜來。

爲首兩個瘠面凶睛，赤臂露腿，一個手持鋸齒短柄大砍刀，一個舞着兩根熟銅狼牙棒，一言不發。惡狠狠便向廷揚夾攻，其餘十幾個海盜，也滾舞刀牌，向圍勇襲擊。沈廷揚鋼牙一咬，用盡平生之力，拚命抵敵。不料這兩個盜首，比那黑大漢武藝高強得多，兵器又沉，招數又緊。沈廷揚極力支持，只顧得招架，已是汗流氣促，步步後退。可恨這島上滿地沙礫和刺荊，勾衣礙足，益發交戰不易。無奈到此地步，萬不能再退入林中，進退都是死路，祇可拚命同兩盜死鬥，支持得片刻是片刻！也許徐潔人一隊圍勇，繞到前島來救自己。念頭在心裏這樣一閃的功夫，手上左擋右架，又廝殺了片刻。兩盜也看出廷揚劍法散亂，汗流滿面。格外其勢洶洶。使狼牙棒的，一個箭步，竄到

背後，大吼一聲，雙棒齊舉，當頭蓋下。前面使大砍刀的，纏住廷揚，把一柄刀舞得呼呼山響。

廷揚顧前顧不得後，明知性命難保，心裏一急，脚步一亂，一個不留神，未待雙棒蓋下，先被脚下亂石一絆，整個身子斜跌出去。使雙棒的海盜，不防他有這一跌，雙棒下來，却落了空，用力過猛，向前一趲起，幾乎被前面那柄大砍刀砍在自己面上。兩盜各自一楞神，沈廷揚已驚的躍起身來。兩盜齊吼一聲，又火雜雜起來。廷揚牙關一咬，正想同他們拚命。

猛聽得頭上一聲嬌叱，嗖、嗖、嗖，兩道寒光，直射兩盜面門。祇聽得前面的強盜，一聲慘叫，大砍刀斜飛出手，噹的砍在石坡上火星四迸，人却望後仰倒，一枝銅鏢不偏不倚插入咽喉。後面的海盜，顧不得別人，慌用左手狼牙棒護住門面，右手棒向前一掄，雖格不開飛鏢，却被他護住門面。那枝鏢釘在狼牙棒上，鐺的一聲，及震回來四五步遠，落在地上。這時廷揚還不知飛鏢從何而來？幸喜一盜已誅，剩下一盜，不難對付；精神一振，便想奮勇上前。

忽又聽得頭上嬌呼道：『小孟嘗休得驚怕！且助盟勇們殺退餘盜，轉向島後合兵要緊，這東西交給我便了。』廷揚急抬頭看時，只見側面文許高一座大石屏上，一個漁家裝束的美少年，劍光炫耀，直飛下來。人方着地，一縱身，便挺劍直刺過去。那盜正在吃驚，猛見劍光如山的壓到跟前，慌舞動兩枝狼牙棒，交起手來。那知少年非同尋常，手上一柄長劍，招術精奇，變化如龍。只一個

回合，便把那盜殺得手忙脚亂。廷揚又驚又喜，慌忙仗劍躍入鬪勇堆裏，趕殺餘盜。先頭團勇們眼看見四面伏盜盡起，人自爲戰，也是抵當不住，而且已傷了幾個，跌在亂石縫內呻吟。此時絕處逢生，得到首領助陣，精神百倍，片時槍刺刀砍，殺得衆盜落花流水，尸骸滿地。逃得命的，鑽入林中，躲向暗處。

廷揚一點自己人數，還有不少陷在松林內，慌又率領衆人，翻身搶進林中，一路搜殺。又救出許多被困的團勇。等到他竄出林來尋那少年時，業已踪跡全無。只見大石屏下兩支狼牙棒丟在當地，一個無頭尸身，又手又脚的倒在石邊，一看身上裝束，明知是盜首之一，想是被少年割了首級去了！只猜不出那少年是何許人，有這樣好武藝，此時也顧不得尋他。立時查點人馬，才知這一場惡鬥，死了七個，傷了十幾個，連自己這條命，也是那少年救的。心裏一陣難過，恨不得立時殺盡海盜，才出胸頭之恨！死的團勇，沒法收拾。傷的便命健步的背在身上。還餘七八十個團勇，奮起精神，跟着廷揚，從嵯嶇怪石縫內，左繞右轉，繞向島後。

因爲這座荒島，附近一帶漁戶素來視爲盜窟，從不敢到這島上游玩。所以這七八十個團勇內，竟沒有可做嚮導的人。幸而島的面積不過幾里方圓，廷揚等在怪石縫內繞了一陣，已聽得島後一片吶喊的方向，急急趕去。片時，聲音越聽越真，一派火光反照過來，映得左右如林的怪石一片通紅

。這樣繞過一處突兀的危崖，猛的豁然通明，露出一片平坦的沙磧，無數人馬，正在混戰。仔細辨認，便見無數短刀籐牌，紛紛向東面敗退，黃旗隊團勇，正在奮勇追殺。最奇的人叢中有幾道匹練似的白光，風馳電掣，滾入海盜羣內，宛如幾條力挾萬鈞的蛟龍，略一馳驟，頓時波分浪裂，四面飛逃。凡是白光到處，只見一顆顆人頭，擲向半空，血花亂飛，尸骸滿地。這樣奇景，沈廷揚也是第一遭看見！而且一片沙磧的西北角，海盜許多營帳，正在烈焰飛騰，火光燭天，把戰場上追奔逐逃的一幕活劇，照得分外清楚。只是幾道匹練似的白光，滾來滾去，比電還疾，却一時看不清形跡來，大約是魯顛們施展的劍光了！

這時廷揚心花怒放，精神百倍，一聲高喝，率領着紅旗隊團勇，也一陣風的捲將過去。沈廷揚的紅旗隊一加入，立時聽得天崩地裂般齊聲歡呼，喊着：『紅旗隊也到了，併力殺呀！』原來這樣喊的是那黃旗隊團勇，驀地見首領自己帶的一支勁卒，已從前島殺到，當然勝利在掌握之中，自然格外氣壯力勇，奮力向前。只是苦了海盜，本已抵擋不住，怎禁得紅旗隊一助陣，崇明一般團勇銳氣萬丈，山也似的壓了過來，只恨少生了兩隻腿逃不快，多半被標槍刺死。其實這時沈廷揚領着的七八十個紅旗隊，從前島脫難繞到島後，也是精疲力盡，銳氣大喪。幸而黃旗隊業已得手，紅旗隊趁打跛老虎，無形中却給黃旗隊增了不少勇氣！

等到黃江兩隊合兵一處，晷隊的徐潔人提着一枝六合槍迎上前來，一看紅旗隊手上只握短刀，人數也零零落落，後面還架着不少傷勇，便也明白前島也打過一仗。此時也無暇細問，只向廷揚一揮手，兩人便跟着前面劍光衝殺過去。直追過一片沙磧，離着火光已遠，便覺黑漫漫看不真切。就是前面幾道矯捷如龍的劍光，此時也收斂起來。沈廷揚前島吃過驚嚇，有了戒心，喊徐潔人不可輕進。看情形逃脫的海盜也沒有多少，前面盜船都已燒光，也不怕他們逃上天去！

潔人還未回答，驀見前面幾丈開外，有人呵呵大笑，飛過幾條人影子來。廷揚聽得是魯顯笑聲，正想呼喚。話未出口，老少四人，已在面前。一位是魯顯，依然赤手空拳。一位是鬚髮浩然的高老丈，却提着一柄鐵槩。兩個却是漁裝瘦小的少年。其中一個，便是前島鏢擊兩盜救自己性命的人。沈廷揚略向高老丈，魯顯一道辛苦，並轉身向那使鏢少年深深致謝，殷殷問姓。那少年一面回禮，一面向高老丈一笑，却答不出所以然來。潔人正待指點，魯顯已大笑道：「你怎的便不認識這兩人了，？這位助你兩鏢的便是韻孃，那位便是鶯孃，她們特地喬裝漁家，到此埋伏。今晚足下能保全桑梓，直搗盜穴，老實說，全仗這兩位巾幗英雄助你們成功的！此德非小，你們端正報答的法子罷！」說罷，仰天大笑。沈廷揚這才恍然大悟，怪不得她使鏢時喊出自己姓氏來，又感又愧！立時向二人鞠躬致謝道：「如此大德，非同小可，非但沈某一入永銘心腑，便是崇明一帶百姓，誰不拜



謝兩小姐扶助深恩！」

高老文笑道：「不必太謙！此地事尚未了，有二三十個狡猾海盜，沒命的洶海過去，想是有遙泊的幾隻盜舟坐着逃命去了。窮寇勿追，就讓他們漏網罷！好在這一下，已把這股海盜勦滅，三百多海盜只剩二三十個逃命，也可算得全軍覆滅！而且幾個盜魁都被小女們除掉，不足爲患！便是別股海盜，大約也聞風喪胆，從此不敢輕視崇明的了！」魯顯道：「只是滿地死的傷的海盜怎樣收拾呢？」潔人道：「死的便用海盜慣行的法子，統統擲向海中便了。倒是一般受傷的，以及半死不活的，倒難安排。」沈廷揚道：「我們與海盜本無深仇，他們等由自取！但是我們也不究既往，不管傷重傷輕，且教團勇們檢查一下，點齊人數，搭向船中，到了崇明再想法子便了。」高老丈，魯顯一齊點頭道：「也只好如此。」沈廷揚便和徐潔人分頭傳令，叫團勇們收拾沙磧上橫七豎八的傷盜和丟下的兵器。

不料剛一轉身，忽聽得遠遠隱隱有萬馬奔騰之聲，聲音越來越大。向海上一看，便見海天盡頭，起了一道銀色的白線，向這邊奔來。沈廷揚猛然省悟，慌停止命令，大聲說道：「我們戰了一夜，此刻已近丑時，正是早潮來的時候，看情形，這片沙磧正當潮路，定要淹沒。我們已來不及收拾受傷海盜，趕快轉向前島高處駐紮，免被潮水捲去！你們快走，愈速愈妙！」說話之間，海濤那條

白線，已漸漸移近，看去宛似一道無盡的銀牆。團勇生長海濱，當然知道早晚兩潮，來勢最猛。踏在砂磧上，已覺出腳底潮濕，便知潮水來水漲是一定的。一聽首領吩咐，立時飛奔。魯顛，高老丈，徐潔人以及韻孃，鶯孃，也都督隊走向前島，把一般團勇都聚在高處樹林內。魯顛們一齊躍上最高的石坡上，遠望後島潮景。

便在他們移向前島的幾步功夫，那一道銀牆，已變成十幾丈高的潮頭，挾着雷霆萬鈞之力，崩天裂地之聲，向後島一片砂磧捲來。一霎時，偌大的一片砂磧，無影無踪，全島的面積，頓時縮小了許多。只聽得四面怒濤擊在突兀的怪石老崖根腳上，噴激起萬丈雪花，灑成漫天珠雨，一片礮隆轟天之聲，震耳欲聾。那砂磧上死的傷的海盜，以及燒剩的營帳舟楫，都被怒潮席卷一空，不留一點餘痕。好像這次早潮，特地爲這海上孤島洗刷盜血污染的恥辱，又似特地幫助沈廷揚等收拾許多或死或傷的盜案，賴這天地間偉大的自然力量，一掃無遺！這一片潮水，正如初寫黃庭，恰到好處了！這時魯顛等憑高觀賞，心曠神怡，想不到一場血戰以後，忽然有此閑情逸致。可見一切都是造物弄人，只是一切運會潛移之間，自有一種不可思議的主宰存乎其中，造成曲折微妙的因果。卽如這場懸師襲險，雖說有高老丈父女預先埋伏，魯顛定策，洪承疇留守，但是一半也算得行險僥倖。卽使主客異勢，勝券穩操，萬一這陣洪潮，正在兩軍混戰當口奔來，豈不玉石俱焚？只差得片刻功

夫，崇明團勇，便穩穩奏凱而回了！後來崇明一般紳士和民衆，每年到了勦滅這股海盜的日子，必定集合許多地方公正紳士，備具牲醴，來這島上祭潮神和被潮捲去的鬼魂，雖說迷信，也算紀念的典禮，這是後話不提。

且說沈廷揚等立在高處，靜候潮退，不免問起高老丈父女，喬裝到此情形。高老丈笑道：「不瞞沈兄，徐兄說，老朽終天蹲在文筆峯上，怎會知道海盜降臨呢？那天沈兄，徐兄光降草廬，不是魯顯先生舞劍以後，飛行絕迹逃席而去嗎？誰知兩位走後，他又從草舍後面那座峭壁上，長嘯一聲，飛身下來，便對老朽說道：『小孟嘗大事臨頭，還優游自在的逗遛此地，大約到了明天，便把他急死了！』老朽看他說話神氣，不是戲言，吃了一驚，慌問道：『你怎的知道他有大事臨頭？究竟甚麼大事呢？』魯顯先生道：『前幾天俺帶領幾個小徒，在通州，崇明一帶的島嶼上，教他們歷練水上功夫，無意中望見幾隻盜船，因為海盜旗幟，一看便知。從前沈大眼衛村殺盜一擋事，俺又知道。便推測這股海盜，十有其九對崇明不懷好意！俺本有意去知會小孟嘗，恰好你同他（指徐潔人）也鬧了個小小的玩意兒，巧不過他兩人又合在一處上你家來了。俺在席上原想通知小孟嘗，轉念你們這席酒肴興致非凡，這位的六合槍又躍躍欲試，俺如果多嘴，便把你們一團高興攪散，何必做這殺風景的事呢！俺到口的話，只好和一杯百花釀一齊灌下肚去了！你們提議六合槍擋口，俺正在肚

皮裏盤算這檔事哩。」

沈廷揚哦了一聲，脫口道：「怪不得那晚魯顛老前輩對晚生道：『且待盡了酒與再說』，當時莫明其妙，現在才明白了！」高老丈向魯顛一指，又接說道：「那時又對俺說道：『我肚皮裏還有一樁事，也有點委決不下，所你趁他們走後，再來同你商量一下。』老朽問道：『那有這許多事，一樁還沒有想好計策，又是一樁來了。』他笑道：『現在我想把兩樁事併作一事，便好辦得多了！』他這樣一說，正應了『不說還好，越說越糊塗』那句笑話了！他笑道：『無意中又碰見一個人，這個人是你知道的，便是從前誤入奸相邸內，同六姨鬧出把戲來的洪承疇。現在不知爲了何事，同他父親來到太倉，而且他父親病重得很，病貧交迫，困在一隻長行船中，弄得進退不得，看來需要俺扶助他一次了。這人年紀尙青，將來定非池中之相！但是俺却一時不能露面，只好拜託你了！」

「老朽笑道：『既然是你故人，理應幫忙。可是你說的兩事併作一事，怎能併在一塊兒呢？』

他笑道：「無非教你指點洪某去投奔小孟嘗，可以暫救窮途之困。如果海盜真有個舉動，小孟嘗力量不够，洪某也是個幫手，這一來，豈不兩事併做一事嗎？」老朽一聽，拍手讚妙。不料他又冷笑道：「你也不要置身事外，你們父女水上功夫不弱，左右圍着，何妨一遊海上，暗探盜情，在崇明小百姓身上，作點功德呢！」他這功德兩字，比一道命令還厲害，不由老朽乖乖的答應，於是照他

所說，一一搬演起來了。照實說，一切事都是他一人搗的鬼，沈兄功勞簿上，還應該大書第一功哩！』魯頤搶着說道：『你這一句話真厲害，一切事都是俺搗的鬼，難道說，那般送命的海盜，也是俺勾結來的嗎？』一語未畢，衆人又轟天大笑起來。韻孃，鶯孃只笑的花枝招展，直不起柳腰來！

衆人說說笑笑，潮已漸漸退去，天涯海角，已現出曉色來。一霎時，金蛇萬道，紫霞一片，從東方海天相接處湧出血也似的半輪紅日來。倏升倏落了好幾遍，才整個現出碩大無比的旭日，金光四射，照得島上隱微畢露，木石葦滋。尤其是初出朝陽，映照在韻孃，鶯孃的芳容上，玉潤珠圓，華光四射，雖是易釵而弁，一身漁裝，依然難掩絕世之姿！沈，徐兩人一宵鏖戰，驟睹此動心震魄的姿色，又在這四面茫茫的孤島上，劈靄海上蓬萊，忽逢仙女，無形中把一宵辛苦，都拋在九霄雲外去了！

二人一看潮已退淨，便先跳下石坡，指揮團勇們，一面檢點林內殉難的尸身，預備載回去公議撫卹埋葬辦法。一面又派一隊人查看島下停泊的船隻，有沒有被潮水捲去？並先派人回崇明報捷，吩咐去訖。這時射入松林的日光，照出東一處西一處的尸首，和丟下的標槍刀牌，觸目皆是。團勇們左右搜尋，已把殉難的二三十具尸首搭在一處。其中有不少心頭尚溫，並未真死，無非受傷過重，流血過多，當時暈絕過去，經團勇們搬動一下，又悠悠醒了轉來，魯頤，高公且趕來察看，把隨

身帶的金創藥敷上，尙不致廢命。可是倒在林內的盜屍，不管他有救無救，一律拋入海中去了。

這時韻孃，鶯孃兩姊妹，手構手的遍遊全島。衆人等了一忽兒，才見袖們手上都拿着許多不知名的花草，興忽忽的遠遠走來。高老頭搖頭笑道：『這麼大的丫頭，還是孩子氣，怎麼了！』魯顯大笑道：『不久雀屏雙選，佳婿乘龍，你的老境着實不壞！此地事了回家去，我來做個月老，撮合這美滿姻緣罷！我這老饕也可大醉幾天，大約這個冰上人，也穩操勝券的了！』說罷，向沈、徐二人一陣大笑。從懷內拿出多日不見那個硃漆酒葫蘆來，高高一舉，骨唧唧灑起酒來。沈、徐二人都被他這幾句話，弄得惘恍迷離，心頭鹿撞，一時却又不便搭口。

恰好查看船隻的一撥團勇回來報告，說是前島停泊紅旗隊船隻依然好好的泊着，只有後島黃旗隊失蹤了好幾隻小船，大約被潮捲去。大船在開戰時，已與前島紅旗隊合併，幸免損失。現已派快艇通知五里外那隊疑兵一齊駛近島來，以便補充乘載。崇明報捷的快艇，也已出發。沈廷揚聽取報告後，立時命團勇們飛速搬運屍首、傷兵、器械等類，諸的完畢。檢了一隻最大的船，請魯顯、高公且、韻孃、鶯孃坐在一起，自己和潔人親自陪着招待一切。照韻孃姊妹意思，便要立時回太倉文筆峯。經不得沈廷揚再三懇求，魯顯和高公且私下又另有計議，才一同向崇明進發。這時合兵一處，解纜起錨，乘風破浪，一路浩浩蕩蕩，得勝而同，好不風光十足！將到崇明口岸，已見海灘一帶

萬頭簇簇，齊聲歡呼。闔邑紳士，個個衣冠楚楚，站在碼頭上。後面排着披紅掛彩的鼓吹手，大吹大打的歡迎凱旋人馬。

## 第九章 凱旋後的雀選

當沈廷揚等大隊襲擊海盜的一晚，洪承疇坐鎮在關帝廟公所內，連在病榻上的老父，都不敢回去看視，一夜不會交睫，靜候紅旗報捷。接連派了幾批探子，却都從半路上那隊疑兵船上得些似是而非的消息。直到寅正，沈廷揚派人飛報，才把心上一塊石頭落地！立時分頭知會紳士們。大街小巷從征團勇的家屬，也得了喜音，立時歡聲動地，不約而同都趕到海灘來盼望到來，家家扶老攜幼，塞滿了五六里長的一帶海灘，也可算得崇明近百年內一樁無上光榮的大事！這時洪承疇點齊留守的團勇，坐着十幾號糧船，船頭扯着歡迎旗幟，擂着得勝鼓，先從水路迎接前來。沈廷揚一見上流駛下一隊糧船，第一隻船頭上立着孝容俊偉的洪承疇，心中大喜，慌拱手相迎。兩拱相接，洪承疇便跳過這邊船，先致恭迎之意。沈廷揚也殷殷道勞，謝他留守之功。兩人一番謙謝，接着便與高公且魯頭等相見。前面那隊歡迎船隻，便掉轉身來，一路細吹細打，作為先導，片刻抵岸。

一對對標槍手、火槍手，最後一對對又扛着勝利品，雄糾糾，喜揚揚排上岸去。沿灘一帶的人

們，震天動地喝起采來，人人面上表現出一種熱烈的情緒，簡直筆墨難以形容！這般奏凱而回的團勇們，得着這種無上的尊榮，和一種無法形容的痛快，只有一面走着，一面向大衆含笑點頭，表現出雙方熱情間的默契。等到團勇們統統上岸，只留少數團勇在最後幾隻船上，看守傷勇和殉難的屍首。岸上也有死者，傷者的家族，還在熱烈歡呼，以爲自己人也在上岸的一隊團勇內平安回來，那知已經長眠或呻吟着在最後船內哩！

這時沈廷揚、徐潔人、洪承疇陪着魯顛、高氏父女等，也緩步上岸。一般紳士連忙一齊打躬施禮，趨前奉迎。立時樂聲大作，一路迎到關帝廟公所來。頓時殺豬宰羊，大擺筵席，犒賞凱旋人馬。公所內幾桌盛筵，自然魯顛、高公且、徐潔人、洪承疇幾位高賓首座，沈廷揚和衆紳士殷殷招待。韻孃、鶯孃兩位女英雄，早由沈廷揚招呼本家和紳士家中幾個知書識禮的閨秀名媛，迎到沈家老宅另筵款待。

這一天崇明的人們，不論老幼，個個歡天喜地，普天同慶。便是受傷殉難的人家，雖然免不了悲哀，却因當天沈廷揚在席上已和紳士們議定，殉難的遺屬特別從豐撫卹，並且起造祠宇，春秋公祭。受傷的頒給醫藥之費。所以人人都贊不絕口。從此小孟嘗三字，格外深印入崇明人腦筋內，無論甚麼事，祇要沈廷揚一句話，無不唯唯從命。



且說當日公所內幾席酒，賓主盡歡，直吃到日落西山才罷。沈廷揚又從新邀着魯顯、高公且、徐潔人、洪承疇等到自己家中，另擺精緻酒席替衆人道勞。大家順便齊到客房中看視老洪相公。洪承疇一夜不同，此時陪衆人到老父室內，一看自己父親已衣冠整齊，扶杖而起，面色又潤澤了許多，敢自一場大病，竟好了十分之九了，心中自是快活。老洪相公而且談吐朗朗，向魯顯、高公且等一一爲禮，顯得精神奕奕。他笑向衆人道：『老朽這場病，多虧沈兄扶持，萬不料竟好得這般快，真是叨沈兄和衆位老輩英雄的蔭福。昨大晚上記望着沈兄殺賊，未知是禍是福？直到天亮時，得到凱旋捷報，這一喜非同小可，非但忘記了一宵不睡，連病根都似脫體了！喜得俺掙扎着下床來，扶着杖試了幾步，竟像沒有病一般！正想捱着出去給衆位道賀，不料衆位先光降了！』說罷，又向衆人連連道賀。大家謙談幾句，恐怕他不宜久坐，便辭了出來。洪承疇依然陪着到了外邊大廳上，大家依次入席。這一席酒不比關帝廟內，大家略脫形迹，談兵論武，吃得興致淋漓。內宅女眷們，也陪着韻孃、鶯孃淺斟細酌。到了晚晌，內外打掃臥室，給男女貴賓安息。

這擋口，魯顯却鄭重其事的，拉着徐潔人、沈廷揚，到另外一間靜室內，悄悄談了一陣。兩人洗耳恭聽，精神百倍，聽到節骨眼兒，只齊說了一句：『全憑老前輩成全，晚生們終身感激！』說罷，又連連打躬作揖。魯顯呵呵大笑道：『既然如此，一言便定，我輩不必拘拘繁文縟節。大節目

不覺便得，明天我自的道理。」說罷，各自分頭安息。這一晚沈、徐二人睡得心安理得，香甜非常，連睡夢裏都笑得閉不上嘴！人家說他們二人殺退海盜，全勝而回，自然快樂。但是聰明的讀者，定已明白這兩位少年的樂趣，尙有不僅於此的！閑文休絮。

且說第二天洪承疇起來，別了老父，到前廳來會衆賓，已見沈廷揚、徐潔人兩人，神采煥發，陪着高公且、魯顯笑話生春，大家都喜氣揚揚。可異的，沈、徐二人對於高老頭兒，比先前更恭敬了許多，趨承得無微不至！最奇高老頭兒竟居之不疑，也不似先時客氣了，未免暗暗納罕。又聽說兩位女英雄在內已改換女裝，却不見出來。高老頭兒口氣之間，決定在今天率領兩女回家，沈廷揚堅留不住，只好吩咐管家擺設送行的酒席，一面又預備妥穩快的坐船。到了中午，珍饈羅列，水陸畢陳，比凱旋宴還要豐盛。韻孌、鶯孌却依然不出來，直等到酒盡興闌，高公且起立告辭，命人通知二女，才見屏風後，女眷們擁出兩位驪肩散馥，鳳履含珠的美人來，只看這嫋娜體態，綽約豐姿，誰信得昨夜血戰場中，也獻過身手呢？却見這兩位女英雄，徐步轉過屏風，便低下頭來，梨渦微暈，脈脈含羞。祇向魯顯微一斂衽，便先自出廳上船去了，竟不與沈廷揚等周旋一下。便是沈、徐二人，也像害羞似的，低着頭，避在一邊。洪承疇冷眼看得詫異，一時想不出所以然來！接着高公且笑吟吟與衆人一一相別，沈、徐二人一路恭送出來。

百忙裏不見了魯顛，一忽兒，見他左肩扛着一枝六合槍，右手併提着兩柄雌雄劍，槍桿和劍鞘上，却都結着紅綠彩綢，打着雙扣同心結，餘綢拖着尺許長，跟着步趨如風的魯顛，一路紅綠耀目，飛舞而來。急急來到高老頭兒面前，笑道：『這兩件要緊東西，不敢叫下人們送下船去，此刻叫他們兩人（指沈、徐）自己送下船便了。』高老頭兒笑道：『這幾件乾脆我帶下船去便了，教他們分拿着一路走去，未免不大合適！』說着，接過槍劍，攔住衆人道：『後會有期，不勞遠送，請留步罷。』又向沈、徐二人道：『你們有客在此，不必遠送。我諸事都託付魯兄，你們有事，同他接頭便是。』沈、徐二人口內唯唯應着，脚下却跟在後面，直送到停船處所來。

魯顛、洪承疇送到沈宅大門外，便回身進內。這時洪承疇心裏一個悶葫蘆，已從槍劍的紅綠綢上明白過來，却已來不及向高老頭道喜。這時見魯顛回身進內，笑道：『老前輩大喜！這個月下老人，做得真是珠聯璧合，美滿絕倫！却怪老前輩怎的不先通知一聲，害得晚生沒有向高老丈賀喜！』魯顛大笑道：『別人不知道尚可，你怎的會不知道，還待我通知你哩？』洪承疇詫異道：『噢！晚生是局外人，怎會知道的呢？晚生不看到紅綠綵綢，此刻還在鼓裏呢！』魯顛笑得蹣跚着腳道：『你是局外人，尊大人可成了局內人了，你且怨你尊大人沒有通知你便了。』這一來，洪承疇愈弄得莫明其妙。魯顛也不和他多說，一路笑着，回自己屋內去了。

洪承疇急急來到自己父親屋內，一進屋，一眼看見桌上擺着幾件兵器，也結着花花綠綠的紅綠彩綢，心裏一開，兩隻眼釘在幾件兵器上，竟捨不得離動。老洪相公笑道：『你看這幾柄寶劍不錯麼？』洪承疇且不答話，過去先把略短的雙股合鞘雌雄劍抽出來，細細鑑賞。覺得劍光如水，寒氣逼人，確是寶貝！劍鏃上金線嵌出一個古篆「鶯」字，而且劍鞘上似乎還留着似蘭如麝的脂香。再把那柄單劍出鞘，却有二尺長，通體發出藍熒熒的寶光，鋒口上還隱隱留着海盜的血痕，大概昨夜匆匆戰罷，沒有拂拭乾淨。細看劍身近鏃處，似有蝌蚪古文，因為細如髮絲，一時却辨不出甚麼字，只鏃上分明嵌出一個金線「韻」字，便知這是韻孃、鶯孃的了。却又奇怪，怎的擺在自己父親屋內呢？

老洪相公看他沉吟不語，笑道：『想不到這兩家美滿姻緣，我這窮途病體，也忝作月下老人，真是想不到的事！』洪承疇驚喜道：『原來父親也是媒人呀，怎的兒子一點不知道呢？』老洪相公道：『說也可笑，這位魯顯老先生真是趣人，前一刻我也毫不知道，剛才沒有多久功夫，他扛了一大堆紅紅綠綠的兵器，把這兩件拿出來擺在桌上。匆匆一說高老丈的大小姐韻孃許給沈兄，二小姐鶯孃許給徐潔人，雙方都已說明白，便用乾宅，坤宅親用的兵器交換爲聘，硬叫我做個現成的媒人，他是女家的媒人，我便算男家媒人。他把男家聘禮送給女家，把女家兵器留在我這裏，叫我轉送

男家。最有趣是沈、徐兩家的男媒、女媒，同是他與我，實在完全是他一人包辦，我算是陪襯罷了。可是這兩段姻緣真是銖銖悉稱，在這凱旋以後，倒是一段佳話，我倒也樂愛撮合的！希望你將來續絃，也有這樣佳偶才稱我心哩！」原來洪承疇娶過親，不幸娶不到幾時便賦悼亡，直到此時還沒

有擇配，一半也因近這些年境遇不順，風塵僕僕，無心於此。却不料客途之中，父子逢到這樣佳話，還替人作了撮合山。

也難怪老洪相公臥室內擺列盛筵，算是謝媒，一半也替老洪相公澆澆病根。這席酒當然是魯顯和老洪相公首席。酒過數巡，魯顯笑道：「大事已了，我要告辭了。我這幾天酒醉飯飽，却把俺幾個小徒忘掉了，他們定是盼望得不得了！我們暫且別過，將來你們兩位青廬交拜，再來叨擾喜酒便了。」沈廷揚急忙離座，連連拜揖道：「晚輩有一點微誠，想老前輩俯允，晚生和徐兄潔人，對於武學一道，苦於求不到明師，得不到一點進益。這次殺退海盜，幸蒙老前輩大力扶助，才得凱旋，否則非但一方人民遭殃，連晚生和潔人兩條性命也一齊送在裏邊！這樣再造鴻恩，固然萬不能讓老前輩輕輕一走！便是晚生私情方面，好容易逢到老前輩這樣恩師，真可說得千載難遇，情願侍奉老前輩一輩子，也不放老前輩捨晚生們去的！」說着，便同潔人跪了下去。旁邊老洪相公父子，也一齊替他們說話，委婉挽留他答應下來。魯顯大笑道：「你們且起來，聽我明白告訴你們，如果這樣

，我便懶了！」沈、徐二人沒奈何，立起來，站在一邊。

魯顛笑道：「我平生施恩不望報，殺幾個海盜乃是我本願，算不了甚麼大事，此層且提開。至於你們兩人武學不夠，想求進益，倒是正事。照你們資質，也未始不可傳授點真實本領，但是不用我親身指點，我也沒有分身功夫，這一層，我早已替你們安排好，非但替你們安排好，連崇明一方的人民，也替他們安排好保障了！」沈廷揚、徐潔人被他說得這樣一說，摸不着頭腦。洪承疇却已明瞭，微笑着連連點頭。魯顛笑道：「眼前的事，你們怎的還不明白？我替你們兩人配了兩個英雄無敵的美人兒，外加上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將軍，還不够做你們的師父了嗎？還不够保障崇明的人民嗎？你們要明白，我不是真想喜酒喝，才替你們撮合，我完全是替一郡人民謀保障，免得時愁海盜的蹂躪，順便還替你們找到了老師。這一撮合，八下裏都合適，還用得着我留在此地嗎？」說罷，呵呵大笑，連喝了幾杯，霍的立起身，邁步離席，便要告辭。

沈、徐二人和洪承疇父子，一齊死命拉住道：「老前輩便是不肯屈留，也不必急急一走，好歹請終了席，再屈留一夜，明天待晚生們備好船隻恭送。便是這兒紳商百姓們，誰不感戴老前輩驅除海盜的大德，這幾天公所內，正商量着報德的辦法哩。我們知道老前輩不稀罕這一套，業已對他們解釋過。但是老前輩這樣一走，紳民們要向晚生們請出老前輩來，教晚生怎樣對付呢？」魯顛笑道

：『好，好，想不到俺還走老運，到了崇明，居然成了香餽餽了！你們既然這樣誠意，我且不走。諸位請坐，咱們再來多喝幾杯。』沈廷揚等大喜，重新輪流把盞，談笑起來。

這時洪承疇却愀然說道：『晚生侍奉家父進京，不得已重又出仕，想不到半途奇遇，得逢前輩，且結識許多英雄，真是萬分之幸！如要不因君命難違，晚生情願和家父在此多盤桓幾日，多親近老前輩幾天，也是好的！這幾年晚生常有一點小小志願，存在心坎。自蒙老前輩拯拔以後，時受家父訓誨，不做官則已，既做官定須登賢除奸，以清君側，也祇有這一點志願，可以報答老前輩拯拔的鴻恩！』魯顯虎目突張，停杯向他熱視了片刻，微微點頭道：『你這點意思，也是應做的事，尤其是地下的那位美人，大約天天盼望你有此一日哩！可是俺盼望你的並不在這上面，俺早已飄然世外，恩怨早忘，便是那奸相，恐已到惡貫滿盈時候，也不勞你費心了！你此番到京城去，非但從此飛黃騰達，一帆風順，恐怕將來旋轉乾坤的重担，在你肩上，也說不定！到了那時候，請你不要忘記地下的紅粉知己，更不要忘記我們在此聚會的今日，這是老夫臨別贈言，請你千萬努力自愛！』說罷，一聲長歎。洪承疇聽得汗流浹背，不知他說的主旨何在！連幾句譁適話都說不出口來，老洪相公也聽得高深莫測，似乎含着極大用意，却摸不着根由，也弄得瞪目結舌。

再看魯顯時，似乎大醉醺醺，口角歪斜，含糊着說了一句：『我醉欲眠君且去。』便推席而起

，腳底下響着之字步，一溜歪斜衝出書房去了。沈廷揚慌追出去，想去扶他，不料他腳步真快，一出書房門，便已不見，敢情回到自己臥室去了。便打發一個書僮去伺候，自己回屋來應酬席上的衆人。沈廷揚回到席上，和諸人談不到幾句話，驀見一個書僮跑進房來，稟道：「魯老英雄並未回房，四處尋覓也不見影蹤，不知到何處去了？」老洪相公桌子一拍，立起來說道：「魯公走了！」沈、徐和洪承疇大驚，慌忙一齊離席，趕出書房去前後找尋，那有魯顛影子？直趕到河岸，向停泊船隻探詢，也沒有消息，竟自鴻飛冥冥，走得不知去向！這就叫「龍性難馴」，這種人物，獨來獨往，倏現倏隱，便像神龍一般，沈廷揚等怎挽留得住？何況他真有幾個高徒盼望着呢？說到魯顛的高徒，上回高公且口中只約略吐了一點，本回書中，便要補提魯顛改頭換面，同大盜混天猴、袁鷹兒到了河南，弄出許多奇奇怪怪的事來了。現在且把崇明沈廷揚等暫放一邊。

且說河南彰德府屬，同山西潞城交界地方，崑山峻嶺，路險人稀，出名多盜的山鄉。一直從摩天嶺起，到懷慶府玉星山止，凡是險惡的山頭，都有綠林好漢，做那沒本錢的買賣。那時節恰值河南、山西、陝西一帶都鬧飢荒，結果兇悍一點的饑民，便放下耕耨，担起刀槍，投奔各山落草。所以河南、山西交界的一帶山頭，強人出沒無常，最小的山頭，也有幾百嘍囉。其中最出名的，要算玉龍崗玉面觀音，這一股，聲勢最大。



說起這玉面觀音的來歷，非常奇特。原來玉龍崗相近有一處，地名叫做三義堡，堡內爲首大戶姓路名鼎，從小聘請名師，練習拳棒，凡在豫、晉、陝一帶山鄉內的人家，因強盜時常借糧，沒有一家不練習槍棒保衛身家的。而且築起土城子，要路口設起堡壘，公推大戶爲首，指揮一切。一有盜警，鳴鑼聚起堡內各家男子，齊上土城子禦寇。這三義堡有四五百戶人家，被路鼎訓練得士飽馬騰，同外來的盜賊打了幾次勝仗，英名大著。從此各路綠林，再也不敢到三義堡來騷擾，這時路鼎也不過二十多歲，已練得一身武藝，名振遠近。不料有一天，在自己堡內跌了一個觔斗，却從這觔斗內跌出一個好老婆來。

原來他這三義堡內只有三姓，三姓祖先原是三個結義兄弟，隱居於此。後來子孫繁衍，便成了現在幾百戶人家的三義堡。三姓中只有路家財丁兩旺。次之是袁姓，袁鷹兒便是袁姓中佼佼人物。路、袁兩姓外，還有姓李的一戶。可是這一家的來歷非常奇特，在二十年前三義堡，本已祇剩袁、路二姓，李姓人丁不旺，業已斷絕。這年忽然從外省，來了兩個逃荒的夫婦，自稱夫婦二人，向以保鏢爲業，現願隱居此地，吃碗太平飯。當時袁、路二姓看這對夫婦，舉動瀟灑，丰度出衆，雖說逃荒，隨身帶的財物却也不少，偏又姓李，便允許在三義堡長居下來，不久便生下一男一女。後來老鏢師的老伴身故，老鏢師的一身武功漸漸被三義堡人們知道，請他教本堡的子弟武藝，袁鷹兒，

路鼎二人也算是開蒙的門徒。

但這位老武師以前的來歷及名號，從沒有聽他說起過。李武師沉默寡言，獨來獨往，也沒有人敢問，祇知他確有了不得的武功，而且是內家的一派。這一家人丁單薄，只剩了姊弟兩人，相依爲命。姊名李紫霄，年才二九，是三義堡出名的美人兒，她的弟弟才九歲，乳名虎兒，長得活潑玲瓏，眉目如畫。姊弟兩人真是三義堡鍾靈毓秀的人物，沒有一個不稱贊，不愛惜的。但是老英雄不久去世，袁、路兩人無非掛了個名，內家的功夫，連皮毛都沒有學得一些！雖然如此，路鼎感念師恩，時常周濟他們。自從老英雄去世，幾次三番，請李紫霄姊弟住在他家中。紫霄總推說熱孝在身，不便叨擾，情願姊弟兩人孤苦伶仃，在一間小屋內，度那慘淡日子。一半也因路鼎尚未娶親，須避嫌疑。

其實路鼎對於這位師妹，早已深深嵌入心中，每月打發人送米送柴，流水般送將過去，紫霄總是淡淡的若即若離。有時路鼎暗暗同袁鷹兒商量，叫他也向紫霄探聽口氣。因爲袁鷹兒也算是紫霄父親的門徒，彼此都有同門之誼，袁鷹兒的老婆和妹子又同紫霄最說得上來，路鼎託他設法，原是高着兒。但是霄霄面若桃李，冷若冰霜，提到這上面，便默默無言，給你摸不着門路，恨得路鼎牙癢癢地奈何她不得！而且知道她父親一身了不得的內功，自己和袁鷹兒無非空掛了個名，一點也沒

有摸著，而且傳說李老師傳的本領，統統傳給紫霄了。可是紫霄平日從沒有露一手給人家看過，也沒有看見她自己練習過，看她平日弱不禁風的樣子，誰也不相信老頭子功夫會傳給她！都說老頭子一身好功夫，擦在棺材裏頭，實在太可惜了！

只有袁鷹兒，却一口咬定：『李紫霄定有了不得的功夫，你不信，將來媒事成功，娶過門來，便可明白！』路鼎問他：『你從何處看出她有功夫來？難道她在你面前，露過一手兩手不成嗎？』袁鷹兒搖頭道：『凡是內家功夫，不到真真交手時，是看不出來的，不比外家操練筋骨皮擺在面前，一望而知。俺生平以得不到內家真實本領爲恨，自從李老師父去世以後，俺春秋兩季遊歷江湖，時常訪求內家高手，總是無緣，有幾個略懂內家門徑的，够不上傳徒，却從他們嘴上聽來，說是內家功夫有幾層功夫，全在一對眼睛上分別，別地方是一點看不出來的。俺仔細留神紫霄師妹，果然與衆不同。雖說姣好女子，雙眸剪水，異樣精神。可是紫霄的一對秋波，從晶瑩澄澈之中，又蘊藏着閃電似的神光，好像威稜四射，不可逼視一般！紫霄自己深藏若虛，深怕行家知道，故意低着頭，不同人家對眼光。人家以爲女孩兒家害羞，其實她別有用意呢！』他這樣一說，路鼎格外心癢難搔，恨不得立時娶過門來，偷偷的拜在石榴裙下，稱一聲知心的老師，快傳給俺內工罷，這樣才心滿意足！

却不料媒事尚無頭緒，忽然平地生起風波來！因爲路鼎威鎮一堡，相近山頭的強人，非但不敢招惹，而且改裝富戶，慕名拜訪，深相結識，路鼎是個海闊天空的脚色，明知人家不是好路道，總以爲看得起自己，也是英雄惜英雄的意思，何妨來往交誼，這樣一來。四近山頭的綠林好漢，時常進出三義堡，外面也有點不好的風聲。袁鷹兒來得機警，忙知會路鼎，叫他謹慎一點。路鼎和這般人物走得起勁，怎好意思突然拒絕？偏在這擋口，相近塔兒岡一夥強人，劫了衛輝府一批餉銀。官廳因爲事體鬧大，難以裝聾作啞，偵騎四出，探出是塔兒岡強人做的案。貪夜調了一支得力軍隊，實行進剿。統兵的是衛輝統兵黃超海，這人馬上步下功夫都十分了得，只是性情暴躁，凶猛異常，出名的叫做黃飛虎。他手下一個副總兵刁幹，武藝平平，却是好色貪財。這兩人統率着一隊大兵，一路耀武揚威，作威作福，弄得百姓叫苦連天。

三義堡偏是進剿塔兒岡的要道，是這隊兵必經之路，早由三義堡的人，從前路得着消息，報與路鼎、袁鷹兒。兩人一商量，知道官兵過境，看得本堡富庶，定要進堡擾騷又素知副總兵刁幹是個無惡不作的脚色，他們一路扯着官兵旗號，百姓吃了虧，還沒處伸冤，定須想個妥當辦法才好！袁鷹兒皺眉道：『如果不叫他們進來，定必加上我們窩盜窩賊的罪名。如果讓他們進來，我們三義堡婦女老幼，定被欺侮，三義堡的英名，也從此完了！依我主見，不如給他個軟硬俱全。我們村南、

村北兩條腰路的礪堡，和連接礪堡的土城子，趕快整理一下，佈置好一切守衛，多備點鮮明兵器旗幟，給黃飛虎看看我們三義堡不是好惹的！一面我們宰幾隻豬羊，備幾罈土酒，等官兵路過時，推堡中幾個老年人迎上前去，表示我們箠食盡漿以迎王師，也算盡了我們地主之誼！就在那時節，好言對他們說，請他們不必進堡，免得鷄犬不安！好在他們到玉龍岡，原不必進堡來，咱們土城子並沒有礙着官道。諒堂堂官軍，也不能不講理！」路鼎點頭道：『這樣也好，我們也不能不預防萬一！』

正說着，外面走進幾位年長的老頭子來，路、袁二人一看，都是兩姓的前輩，慌立起身迎接。爲首的一位，長鬚如銀，約摸有七八十歲，腰板筆挺，很是精神。首先說道：『兩位大約正商量官軍的事，現在聽說官軍前站，離此已止二三十里路。這一路只有我們三義堡還像個樣子，難道他們不進來無理取鬧，兩位想個妥當法子才好！』袁騰兒便把兩人的辦法一說，幾個老者互相討論了一下，也只可這樣辦。有兩個老者便答應押着犒軍羊酒，當天迎上去。說畢，路鼎即派人備好了應用物件，挑選了二十個壯丁，掛了花紅，兩個老者騎了牲口，押在後面，立時動身去了。

## 第十章 李紫霄與小兒虎

話說路鼎聽說官軍過境，一面佈置守堡，一面派了二位老者押着羊酒，迎前犒接官軍，出發時剛才午正。路、袁兩人打發這般人去後，立時鳴鑼聚集路、袁兩姓壯丁，宣佈了意思。立時在土城上按平日分派職守，各依方位，佈置得兵甲森嚴。路、袁兩人也暗藏軟甲，帶着兵器，站在官軍來的要路口第一座土堡上，靜候消息。不料等到日色西斜，尙未見犒軍的回來，正想派人迎探。

忽見對面官道上塵土起處，一匹馬馱着一個人，捧着一面紅旗，飛也似的馳到堡下，勒住馬，仰面大喝道：「黃將軍有令，此處鄰近玉龍岡，難免沒有強人藏匿，暗探軍情。特命俺喚取此地爲首之人，到軍前聽候問話。怎的關閉着這鳥門，是何道理？現在沒有功夫同你們多話，快叫爲首的滾出來，隨俺去覆命！軍令如山，誰敢不從？快叫那人出來！」這人這樣耀武揚威的一來，幾乎把堡上路鼎肚皮氣破，立時便要發作。袁鷹兒慌止住路鼎，探身向下問道：「你既然從大軍前來，當然知道我們這兒已有村中幾位長老，押着花紅羊酒，迎上前去，那幾位長老便是俺們爲首的人。再說俺們三義堡是強人的硬對頭，吃了俺們好幾次虧，誰敢到這裏埋伏呢？」

袁鷹兒話未說完，馬上那軍健大喝一聲道：「哇！閉你的鳥嘴！你們宰了幾口不花錢的豬羊，差了幾個老廢物，到俺們大軍前裝窮說苦，想哄小孩子不成，老實對你們說，你們這樣詭計，不要說黃將軍不聽這一套，便是前站先鋒刁副總兵那一關就難過去！你們想那幾個老廢物回來也容易，

只要喚出你們爲首的人，乖乖跟隨俺去好了！」路鼎忍不住大喝道：「叫俺們爲首的去，有甚麼事？你且說個仔細！」那軍健一抖繮繩，滴溜溜馬身一轉，回頭望望路鼎，看了又看，用馬鞭一指道：「怪不得刁副總兵早已探得你們同強人暗通聲氣，現在一看情形，果然很對！好的，你們等着罷！」說畢，剛待揚鞭催馬。猛的堡上一聲大喝：「狗才！着鏢！」喝聲未絕，那軍健已翻身落馬，痛得滿地亂滾。原來堡上路鼎聽得話頭不對，知己凶多吉少，氣不過掏鏢在手，給了軍健一鏢。路鼎的毒藥鏢，很有名氣，發無不中，這一鏢正打在軍健後腰，藥性發作，頓時死掉。袁鷹兒一看事已做了出來，慌差人下堡，把尸身收拾，那匹馬也藏到一邊。

正待和路鼎商量對付辦法，猛見官道上塵土大起，一批軍馬打着先鋒旗號，風馳電掣而來，一霎時前面一面鑲邊大旗，招展出一個大刁字來。看去有一百多個步卒，二三十個騎兵，騎兵在先，步兵在後。當先大旗底下一匹點花青鬃馬，騎着一個尖嘴薄腮，全副甲冑的副總兵刁幹，背弓掛箭，鞍橫一柄春秋刀。催馬到了距堡一箭路，便約住後面軍馬，踞鞍望上一看。土城上排列着麻林似的鏢槍，旗幟耀目，很是雄壯，似乎吃驚樣子，回頭向身後騎馬的幾個偏將，把總之類說了幾句話。便見旗影一動，人馬雁字般排開，由許多步勇推推搡搡，擁出幾個繩束反綁的人來。路鼎、袁鷹兒急看時，原來軍前細細的人，正是派去犒軍的幾位老者，和二十個壯丁。

這一來，連袁鷹兒也雙眉倒豎，怒火高升。堡上和左右土城子上面排列着的壯丁，個個憤怒填胸，齊聲大喝道：『這那是官軍，比強盜還不講理，俺們一番好意去犒接官軍，反而受了這樣折辱，世界上還有理可講嗎？既然這樣，俺們齊心合力，打掉他們再說，！』接着一片喊殺之聲，震天而起。那堡下刁幹和一般步兵騎兵也似有點氣餒，想不到這區區三義堡，有這樣聲勢！刁幹兩隻鼠眼一轉，計上心來，一拾繯繩，跑出旗門，向堡上一指道：『大軍過境，你們居然盛張兵衛，閉堡阻抗，莫非真想造反嗎？』不料他神氣十足向堡上大聲呼喝了起句，堡上睬也不睬，一個個壯丁張弓搭箭，朝着他怒目相對。

刁幹討了個沒趣，正想回馬，猛聽得堡門內震天價一聲大喊，堡門大開，潑刺衝出一匹黑炭似的駿馬，馬上跨着威稜四射，身體魁梧的路鼎，倒提着一柄長桿截頭大砍刀。身後五十幾個壯丁，一色短衣窄袖，包頭系腰，雄糾糾跨刀提槍，一陣風似的捲出堡外，一字排開。路鼎大刀一橫，雙腿一夾，衝上幾步，向刁幹喝道：『俺們三義堡累世清白良民，不幸這幾年四面盜賊蜂起，時來釋惱，屢次稟請官府，一概裝聾作啞，任賊橫行！俺們三義堡幾百戶人家，沒有法子，才挑選壯丁，設起保鄉團練，自衛身家。幾次同強人對敵，幸能保全一村老小。現在府裏派黃將軍進剿，總算爲國爲民。所以俺們略備羊酒，聊表微意，並請你們顧念百姓，整肅軍紀，不要擾及平民，這原是



一番好意！不料你們把俺長老們當強盜般網了起來，這是如何道理，請你說個明白！」說罷，虎目圓睜，直注刁幹。

刁副總兵冷笑一聲說：「見了本先鋒還不下馬請罪，竟敢耀武揚威，強詞奪理，真是大胆狂徒！」說到此處，又是一聲大喝道：「狗才報名！」路鼎哈哈一聲狂笑道：「誰不知道三義堡路鼎是個磊落丈夫，血性男子？你如果知道統率官軍，全在除暴安良，保護百姓，立時把這般人釋放回堡，而且嚴令不准一兵一卒，進堡騷擾。這樣，俺路鼎立時下馬給你賠禮！」刁幹一聽這些話，氣得滿面通紅，指着路鼎罵道：「原來你就是路鼎呀！怪不得有人指名告你暗通強人，謀爲不軌！看你這樣目無官長的舉動，也用不着三推六問，準是強人無疑，今天本先鋒統軍到此，爲的是明查暗訪，察看真假。想不到你胆大如天，悍不畏死，照理說，擒住你這區區之輩，也不費吹灰之力！現在本先鋒姑且法外開恩，讓你投案自首，免得大軍壓境，玉石俱焚！這是本先鋒一番好意，你且仔細想想！」刁幹這番話，並不是真有好意，其實他看得堡上堡下，兵備森嚴，路鼎橫着一柄厚背闊鋒截頭刀，天神般雄視一切，感覺事情有些棘手，自己心中計劃有點行不開！

原來他一路統軍而來，派了幾個心腹，沿路打聽某村有多少富戶，某處有無絕色女子？以便隨機恫嚇，財色雙收。將近三義堡境界，早已安排好計劃，想在堡中大大的抽一筆油水。尤其是他手

下幾個營混子，替他打探明白，知道三義堡內有個李紫霄，色冠全堡，同時也探出路鼎英雄不大好惹，所以安排好通盜罪名。偏逢堡中父老担酒牽羊，前往犒軍，正迎着刁幹的前鋒人馬，立時不分皂白，先來個下馬威，統統網綁起來。他以為來犒軍的定是堡中為首之人，路鼎諒必在內。那知偏出所料，細細一問，並無路鼎。立時差一軍健，騎匹快馬，背着令旗前往傳喚，自己統軍隨後。急急趕來，滿望藉着軍威王法，當頭一罩便成！那知路鼎已先把軍健打死，勢成騎虎，索興滿不聽他這一套，弄得大僵特僵！這時他想自找台階，又要出花着兒來，說了一番哄人的話。

路鼎哈哈一笑道：『在你口中左一個強人，右一個強人，硬指定我是強人！大約你知道玉龍岡的強人降伏不下，想把三義堡當作玉龍岡，殺幾個平民百姓，好去獻功，容易的便升官發財了老實對你說，你想動三義堡一草一木，須放着路鼎不死！』這一來，刁幹計窮智盡，羞惱成怒，向左右一聲大喝道：『擒了他過來！』這一喝令，門旗開處，便有兩條槍，兩匹馬，雙將齊出，直衝過來。路鼎一聲冷笑，並不動身，等待槍臨切近，猛可裏霹靂價一聲大喝，一催戰馬，只偷刀向左右一掃，啵噠一聲，雙槍齊折。路鼎順勢用刀背一拍，轉又用刀柄一擊，兩個偏將，招架功夫都沒有，一個滾落馬前，一個跌向馬後。立時擁上幾個堡勇，掏出繩索，綑個結實。路鼎呵呵大笑，開刀一指道：『這樣膿包，也想到玉龍岡去，真是好笑！如果再不服輸，連你也難逃公道了！』這時

刁幹面上真有點掛不住，暗想路鼎果然名不虛傳，便是自己出馬，也是白饒！看來強龍難鬥地頭蛇，今天同他用強是不成功的了！

正在進退兩難之際，萬不料路鼎胆大包天，一柄刀，一匹馬，一聲不響，直奔自己過來。這一下，真把他嚇得冷汗直流，慌忙帶轉馬頭，退向隊後。那知主將一動，一般兵卒，吃了齊心丸似的，個個轉身便跑。刁幹也身不由己，夾在騎兵當中，沒命的向來路逃走了。繃綁在軍前的幾位父老，和二十餘個壯丁，却紋風不動。路鼎大樂，慌止住堡勇，先把繃綁的長老釋放。剮上袁鷹兒看得清楚，也下堡迎接。路鼎押着兩員偏將，率兵進堡。一時歡聲動地，個個都說官軍這樣不濟，也來太歲頭上動土，未免可笑了！獨有袁鷹兒默默無言，跟着路鼎佈置好看守土城的堡勇，兩人一同回到路宅來。

這時已掌燈火，路鼎留住袁鷹兒一同飲酒，商量辦法。袁鷹兒道：『今天這一下，和刁幹已結下了深仇，這人武藝雖不足慮，却要防他鬼計。他主帥黃飛虎，武藝不在你我之下，也是一個勁敵。再說他們究係官軍，萬一刁幹在黃飛虎面前挑撥是非，真個大軍壓境和俺們對壘起來，俺們彈丸似的土城，幾百個堡勇，如何抵擋得了？非要想個釜底抽薪的法子才好！』路鼎大笑道：『這樣不濟事的軍馬，多來幾千幾萬，何足懼哉，！便是黃某有點虛名，諒也沒有多大真實本領！』話還未

元酒杯一頓，喊聲不好，正要想出

忽見一個堡勇，飛步進來報道：「黃飛虎親統大軍到來，在五里外安營，剛才一聲響，便是官軍安營信砲。」一語未畢，接連又跑進幾個堡勇，飛報無數官軍已把前堡圍住，刁幹引着黃總兵已在堡下，指名要堡主答話。路鼎霍的推案而起，大喝道：「俺正要他們到此，待俺出去會一會黃某是否三頭六臂？」說罷，搶了截頭刀，便要趨出。袁鷹兒慌攔住道：「且慢，這般時候，他們急急到來，定必倚恃人多勢衆，乘此天晚夜黑，混戰襲堡。事已到此，只有先佈置好堅守的東西，再和他們交戰。事不宜遲，路兄請先上堡指揮。待俺召集全堡戶口，不論老幼婦女，合力助戰，方可抵擋得住！」路鼎一面答應，一面已大步踏出。袁鷹兒也急急知會老幼去了。

路鼎出得自己大門，抬頭一看，堡外火光燭天，一片人喊馬嘶之聲。自己門口排着一隊近身堡勇，已替他備好戰馬。堡路一跳上鞍，領着這隊人馬，飛也似的來到前堡。只見隊勇們一面張弓搭箭，一面搬運灰瓶木石一切守城之具，却都暗地佈置，並不舉火，人心也並不慌亂：這也是平日路、袁兩人教練有方的成績。路鼎下馬趨上第一層堡壘，攀住前梁，向外一看，只見燈球照耀如同白日，火光中照耀出無數官軍，一層層接着各隊旗色圍住土城，靜立無譁，似乎沒有攻堡的樣子。中

開大纛底下，却設着一把摺疊蒙皮的交椅，虎也似的踞着一個全身甲冑的雄壯漢子，面目却看不清切。身後排着許多的將弁，似乎刁幹也在其中。一忽兒，有兩匹馬馳近堡下，大喝道：『上面聽真，將軍有令，叫你們爲首的路鼎下堡答話，怎的還不現身？如再支吾，立時下令進攻，踏平全堡。那時不要後悔！』喊畢，潑刺刺又跑了回去。路鼎大怒，等不及袁鷹兒到來，便想出戰。

剛一轉身，猛見磴道上緩步走上三個人來，頭一個袁鷹兒，滿面喜氣揚揚，和初聞官軍到來一副匆遽神氣截然不同。路鼎却不同他招呼，怔怔的只望袁鷹兒身後。原來他一眼瞥見袁鷹兒身後，跟着一個天仙似的李紫霄。這時紫霄雖然依舊一身縞素，頭上却包了一方素巾，腰上加束了一根絲縑，練裙微曳，露出窄窄弓鞋，扶着虎兒的肩頭，嫋嫋婷婷的走上堡來。路鼎初時很詫異，心想袁鷹兒真荒唐，便是叫老幼出來幫助守堡，也不能叫她和這小孩子出來！誰知再定睛一看，又大爲驚奇，原來弱不禁風的李紫霄，身後却斜背了一柄函鞘長劍。連小虎兒也掛了一具小小豹皮囊，而且凸凸的似乎裝着暗器。慕的記起袁鷹兒說過她得了李老英雄真傳，今日一看，諒非虛語！但是平日

當萬一有個失閃，豈不如何對得起地下一片……

兒還未答言，紫霄嫣然微笑道：『今天不……』全堡老幼性命，全在路兄、袁兄身上！既然路兄集合全堡老幼，分頭助守，愚妹雖然女流，豈能安坐閨中，好歹也要湊個數兒！再說，咱們三家先世結義金蘭，手搦此堡，也費了無數心血！今日大難當頭，只有路、袁兩姓拚命出力，沒有做族一人，於義亦屬不合！做族雖然式微，愚妹和舍弟也應唯力是視，以報九原之心，以全三義之誼！』這一番話，非但路鼎佩服得五體投地，連連打躬。便是左右一般壯丁，也被這番話感動得忠義奮發，勇氣百倍了！袁鷹兒拍手笑道：『路兄，師妹說的話，你聽到嗎。這番大道理，你駁得倒嗎？便知不是俺請她老人家出馬的，事後可不能怪俺了！而且俺也會極力勸他，同衆婦女們到後堡去助守，後堡官軍還沒有合圍，萬一前堡有個閃失，衆婦女從後堡逃走，也容易一點！萬不料俺說了這幾句不中聽的話，受她一頓教訓，說出來的道理，真愧死俺們男子了！沒法才一同到此的。』

剛說到此處，猛聽得堡外震天價又是一聲砲響，接着官軍大隊天搖地動的喊起攻城來。路鼎還癡心讓紫霄、虎兒回家去，滿以爲堡外這樣一威嚇，女孩兒家那經過這樣陣仗，定是嚇回家去了的？那知偷眼看紫霄，鎮定異常，比自己還來得落落大方！最奇的，小小年紀的小虎兒，一手摸豹皮囊，在垛口上東一張，西一探，竟似饞貓找食一般，不禁暗暗稱奇。這時堡外已緊張萬分，一時顧不了許多，向袁鷹兒道：『你不必出陣，千萬保護着師妹、師弟，我去殺退了黃飛虎再說！』袁鷹

兒張嘴正想說話，李紫霄秋水爲神的一雙俊目，電也似的向袁鷹兒一掃，接過去笑道：「路師兄只管放心下堡，待愚妹預祝師兄旗開得勝，馬到成功！」這幾句俗不可耐的話，出諸李紫霄口中，聽在路鼎耳內，比大將軍出師，皇帝親行推轂大典，還要榮耀，還要舒服！只喜得路鼎趾高氣揚，哈哈大笑道：「不是愚兄誇口，像這種鼠輩，無非到此送死而已！」說畢，舉刀一揮，堡樓上擂起戰鼓，一隊出戰壯丁排隊出堡。路鼎跨上戰馬，押隊提刀而出。

到了堡外，約住隊伍，一馬當先，却又回頭向堡上一望。只見李紫霄已飄飄若仙的立在壕口，和袁鷹兒指點官軍。路鼎想在紫霄眼前賣露自己的本領，橫刀直衝核心，大呼道：「三義堡路鼎在此！」喝聲未絕，官軍隊裏閃出一匹馬，一員將來，提着一枝長槍，直奔過來。路鼎舉目一看，只見來將身軀雖然魁梧，坐在鞍上，混混漾漾的不穩，一看便知不濟。路鼎那把他放在心上，更懶得和他答話，兩腿一夾，直迎上前。來將似想張口，不料路鼎覲面便攔腰一刀橫掃過去，慌得來將舉槍迎格，無奈心慌意亂，未及一合，竟被路鼎斬於馬下。路鼎正待臬取首級，官軍隊裏一聲大喝，又是一個手掄雙鋼的戰將，飛馬而出。路鼎一看來將頗爲精悍，便橫刀踞鞍，來個以逸待勞。那將驟馬而來，喝一聲：「大胆村夫，竟敢戕殺命官，看俺取你首級！」喝聲方絕，兩馬已交，雙鋼蓋頂而下。路鼎喝聲：「來得好！」舉刀往上一迎，格開雙鋼，順着雙馬盤旋之勢，一個獨劈華山，

向那將後腦劈下。那將也頗知趣，未敢翻身，一催戰騎，向前一衝，避過刀鋒，重又回身迎戰。這樣一來一往，戰了十餘合，路鼎殺得興起，把一柄長桿關鋒截頭刀，舞得呼呼山響。逼得來將心慌意亂，原想虛晃一劍，跳出垓心，不意路鼎這柄刀，力沉勢猛，快捷如風，那有脫身的地步？一個招架不住，便被路鼎撥開雙劍，當胸砍入，甲破血飛，滾落馬下。那匹戰馬却自回陣去了。路鼎一連斬了二將，得意揚揚，指着官軍喝道：『不濟事的少叫出來送死，叫你們黃飛虎自己出來，我有話說！』路鼎喝畢，却未見官軍答話。

只見旗影翻動，戰鼓雷鳴，一忽兒從大纛底下趨出一二百個異樣服色的官軍來。火光隱隱，只見隊一官軍，個個都蒙着虎皮，一律荷着倒鬚撓鈎，遠望去便像一羣斑斕猛虎。這羣虎皮兵出隊以後，又是一個高大的虎皮軍弁，雙手捧定黃字帥旗，飛也似的搶出陣來。將到路鼎相近，帥旗向旁邊呼呼一搖一捲。猛可裏霹靂般一聲巨吼，從旗影下突然飛出一員步將，倒拖着一條黃澄澄粗逾核桃的熟銅溜金棍，一現身，便一個箭步竄近路鼎馬前，舉起銅棍向馬頭砸下。這一下，勢如疾風暴雨，銳不可當！

路鼎眼光正注在那面帥旗上，想不到旗後隱着一員步將，人還未看清，猛孤丁的便趕上前來。換了別個，這一下，馬頭先來個稀爛！幸而路鼎究竟是慣家，跨下也是名駒，向後略一退步，橫刀一



格，噙的一聲，火星四迸，總算把棍掃開。這一砸一格，兩下裏都明白對方兵器膂力勢均力敵。却不料那員步將凶悍異常，一看當頭一棍砸不了人家，立時改變花樣，颼、颼、颼，左一個枯樹盤根，右一個烏龍掃地，專在路鼎馬前馬後，馬腰馬腿，亂搗亂掃。忙得路鼎左顧右盼，前挑後撥，夾着馬團團亂轉。可是一個馬上，一個馬下，加着那員步將舉步如飛，器沉勢足，路鼎自然老大吃虧！一發狠，縱身一躍，跳落馬背，惡狠狠提刀指着步將喝道：『那裏來的蠻漢，你愛步戰，咱便與你步下交手！但是好漢，須通上名來！』

那步將此時却也對面立定了，指着自己鼻子笑道：『你不是要會一會黃飛虎嗎？本總兵便是！我看你也是一條好漢，怎的同強人暗通聲氣，劫殺官軍，做出埋名滅族的勾當來！』路鼎仔細打量黃飛虎，見他矮矮的身軀，紫巍巍的面孔，却長得虎頭燕頤，鐵髯如蝟，頗為雄偉。即大喝道：『你休聽刁幹胡說，俺們清白良民，豈肯辱沒祖先！，你們倚勢凌人，信口誣蔑，有誰見俺同強人來往，有何證據為憑？』黃飛虎哈哈大笑道：『如果真是清白良民，還能提刀殺戮俺的部下嗎？此話暫且休提，只怨他們膿包，死不足惜，你同強人有無瓜葛，也掛在一邊。現在咱們用真實本領來較量一下，你勝得了我，本總兵一概不究，如勝不了我，只有兩條路，讓你自擇。第一條是活路，從此在我手下，提拔做個軍官。第二條是死路，便是殺身滅族，這兩條路讓你挑選。』路鼎大笑道：

『好，好，咱就較量一下再說。』說罷，兩人各自抖擻精神，酣戰起來。兩人這樣各逞武藝，才是棋逢敵手，鬥了一百多合，兀自不分勝負。

堡上觀陣的袁鷹兒，恐怕路鼎有失，和李紫霄帶了一小隊堡勇，出堡來掠陣。小虎兒也不肯落後，依然跟在紫霄身旁，惹得對陣官軍詫異非常。尤其是隱在旗門後的刁幹，看見了李紫霄，饒涎欲滴，恨不得飛馬過來，搶了過去，却見紫霄身旁立着一個稜稜的漢子，雙手提着兩柄西瓜般大的銅錘，便不敢冒昧，只希望黃總兵一棍打死路鼎，揮動軍馬殺過去，便可如願以償，不料他這番癡心，幾乎被他料着。

原來這時路鼎和黃飛虎，又戰了許久，雖然旗鼓相當，却只吃虧了手上使的是長器械，在馬上固然揮霍有餘，這番下馬步戰，却嫌累贅。黃飛虎又是步戰慣家，手上熟銅棍又是步戰利器，初時並未覺得怎樣，戰到一百多合開外，便覺相形見拙了，這時黃飛虎看出便宜，奮起凶威，把一根銅棍舞得呼呼山響，着着都是厲害招數，逼得路鼎漸望後退。路鼎心裏一急，驀地生出急智，故意虛掩一刀，向斜刺裏拖刀敗走。黃飛虎笑喝道：『無知村夫，在老子面前休想用拖刀計。』路鼎聞言暗喜，故意脚步放緩，暗地刀換左手，掏出毒鏢來，驀地一回頭，右臂一揚，喝聲着。黃飛虎真也棘手，他雖料不着敵人拖刀計是虛，施暗器是實，却也逐步留神。一見路鼎放鏢，微一停步，只舉

手一綽，便把迎面飛鏢綽住。路鼎見頭一鏢落空，正想施展連珠鏢法。黃飛虎已提棍趕來，路鼎一個箭步，竄離丈許遠，正待回頭放鏢。

不料腦後一陣寒風襲來，路鼎喊聲不好，慌一低頭，以為黃飛虎也施袖箭、飛鏢之類，低頭便可避過。那知黃飛虎慣用類似套馬索一類的東西，從小練成的絕技。這種套馬索，不用時藏在胸兜內，臨用時只用手兜向胸一探，順勢向外一拋，便拋出五六丈長的索子。這種索子是用牛筋細髮絞就的，頭上挽着一個大圓圈，打着活扣。套住人和馬時，只向後一抖，便把人馬綑住。順勢一拉，像風箏般連扯帶收，細了過來。黃飛虎倚仗這套馬索，擒降無數馬上勇將，因此得了威名，此時路鼎一施飛鏢，把他套馬索引了出來，而且出於路鼎意料之外，一低頭時，當頭罩下的套馬索，已扣住頸項。路鼎心裏一急，反臂一刀，想把繩索砍斷。那知這種牛筋細髮絞成的繩索堅韌異常，而且黃飛虎手段何等迅捷毒辣，刀方砸下，人已跌倒。原來套住脖子的活扣兒，經黃飛虎用勁一收，立時緊緊的扣住路鼎咽喉，這一下猛勁兒，非但咽喉被人扣住，連大氣兒也幾乎背了過去，所以想舉刀砍索時，那邊猛力一扯，當然跌倒，那有還手的功夫。

△欲知後事如何，請看三集。▽

一九五〇年十月月初版

# 玉龍岡

第二集

◀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

著 者 朱 貞 木

出 版 者 民 生 書 店

電話：六三七一二號

上海延安東路七九一號

經 售 處

元	匯	廣	勵	正	育	武	文
昌	文	藝	力	氣	才	陵	立
印	書	書	出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版	書	書	書	書
館	局	局	社	局	局	屋	局

本外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